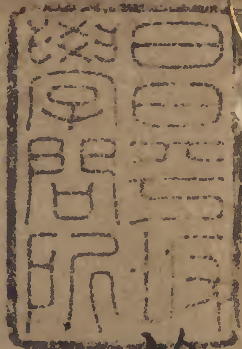


朱子語類

廿之二



論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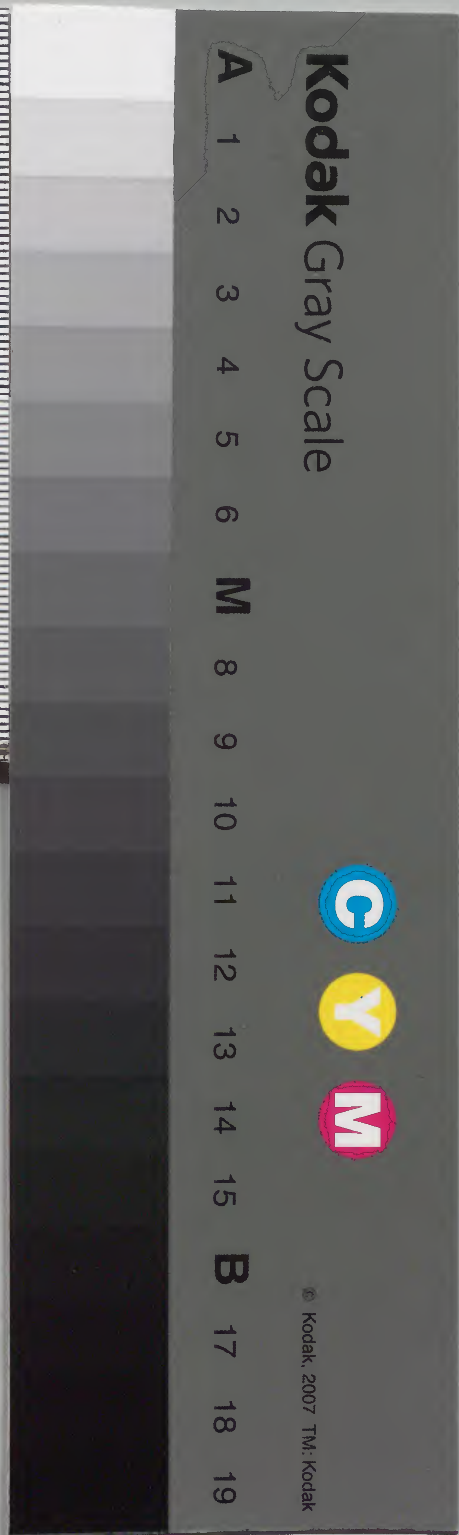
四二至

學而

			五二五七	漢書門
三〇九	〇	〇	〇	類
册	架	函	號	

庫文閣內			
二九八	五二五七		漢
函	〇		書
二四	三〇		類
架	册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57
冊數	30 (5)	
函號	298	249



大學
論語
卷第二
計三版

論語二
學而篇上

今讀論語且熟讀學而一篇若明得一篇其餘自然易曉
學而篇皆是先言自脩而後親師友有朋自遠方來在時習之
後而親仁在入則孝出則弟之後就有道而正焉在食無求
飽居無求安之後母友不如已者在不重則不威之後今人
都不去自脩只是專靠師友說話辨
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已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已
為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儼

○學而時習之章

劉問學而時習之曰今且理會箇學是學箇甚底然後理會
字時字蓋人只有一箇心天下之理皆聚於此此是主張自
家一身者若心不在那裏得理來惟學之又則心與理一而

而字彙因是之
辭學而時云云
是也

周流汎應無不曲當矣且說為學有多少事孟子只說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蓋為學之事雖多有頭項而為學之道則只在求放心而已心若不在更有甚事惟心書也只是熟讀常記在心頭便得雖孔子教人也只是學而時習之若不去時習則人都不奈你何這是孔門弟子編集把這箇作第一件若能時習將次自曉得十分難曉底也解曉得義剛

或謂學而時習不是詩書禮樂固不是詩書禮樂然無詩書禮樂亦不得聖人之學與俗學不同亦只爭這此子聖賢教人讀書只要知所以為學之道俗學讀書便只是讀書更不理會為學之道是如何

問注云學之為言効也効字所包甚廣曰是如此博學謹思審

問明辨篤行皆學効之事也曠曰容錄云人凡有

吳知先問學習一字曰學是未理會得時便去學習是已學了

又去重學非是學得了頓放在一處却又去習也只是一件事如鳥數飛只是飛了又飛所謂鸞鳴乃學習是也先生因言此等處添入集注中更好殊

未知未能而求知能之謂學已知能而行之不已之謂習義剛

讀書講論修飭皆要時習錄

學而時習之雖是講學力行平說然看他文意講學意思終較多觀則以學文雖曰未學則可見胎

或問學而時習之曰學是學別人行是自家行習是行未熟須在此習行之也履

問時習是溫尋其義理抑習其所行曰此句所包廣只是學做此一件事便須習此一件事且如學克己復禮便須朝朝暮暮習這克己復禮學効也是効其人未能孔子便効孔子未能周公便効周公巫醫亦然淳

學習須是只管在心常常習若習得專一定是脫然通解賀孫

且如今日說這一段文字了明日又思之一番思了又第二第
三番思之便是時習今學者才說了便休字

問如何是時習曰如寫一箇上字寫了一箇又寫一箇又寫一
箇當時先生亦逐一書此上字於掌中節

國秀問格物致知是學誠意正心是習學是知習是行否曰伊
川云時復細繹浹於中則說也這未說到行知自有知底

學自有知底習行自有行底學自有行底習如小兒寫字知
得字合透地寫這是學使須將心思量安排這是習待將筆

去寫成幾箇字這是行底學今日寫一紙明日寫一紙又明
日寫一紙這是行底習人於知上不習便要去行如何得人

於知上不習非獨是知得不分曉終不能有諸已習
問程子二說一云時復思繹是就知上習所學在我是就行上

習否曰是如此概
浹二字宜子細看凡於聖賢言語思量透徹乃有所得譬夏

賜鍾縱
類繩橋

繹

浸物於水水若未入只是外面稍濕裏面依前乾燥必浸之
久則透內皆濕程子言時復思繹浹於中則說極有深意

先生今諸生同講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須以近者譬得分
曉乃可如小兒讀書是學也今諸生同講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須以近者譬得分

既熟則不煩惱覆不得此便是說也書字亦然或問中云學
意可得矣難說載熈帝三三橫兩兩以誰能辨之金中在

學而時習之若伊川之說則專在思索而無力行之功如上蔡
虛空善有片頭三句陳思王見三人答後却云臣解

之說則專於力行而廢講究之義似皆偏了道夫

問程云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於中則說也看來只就義理
處說後添入上蔡坐如尸一段此又就躬行處說然後盡時

習之意曰某悔兩說某意可見兩段者各只說得一邊尋曰
義理與居處皆當習可也後又問習鳥數飛也如何是數飛

之義曰此是說文習字從羽月今鷹乃學者只是飛來飛去
也高

是未和
而求知
底工夫
習是未
能而求
能以功
推之

問學而時習之伊川說習字就思上說范氏游氏說都就行上說集注多用思意而附謝氏坐如尸立如齊一段為習於行據賀孫看不思而行則未必中道思得慣熟了却行無不當者曰伊川意是說習於思天下事若不先思如何會行得說習於行者亦不是外於思思與行亦不可分說賀孫坐如尸立如齊學時是知得坐如尸立如齊及做時坐常是如尸立常是如齊此是習之事也章

上蔡謂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齊立時習只是籠統說成一箇物恁地習以見立言最難其謂須坐常二照管教如尸方始是習立常常照管教如齊方始是習遂伴中各有一箇習若恁散說便寬了淳

坐如尸立如齊謝氏說得也陳率這箇須是說坐時常如尸立時常如齊便是今謝氏却只將這兩句來龍同說了不知這兩句裏回向有多少重逐伴各有箇習在立言便是難義剛

方叔第問平居時習而習中每覺有愧何也曰如此只是工夫不接續也要習須常令工夫接續則得又問尋求古人意思曰其嘗謂本有須是信又須不信久之却自尋得箇可信底道理則是真信也雅大

學而時習之須是自己時習然後知心裏說處祖道

或問不亦說乎曰不但只是學道有說處今人學寫字初間寫不好到後來一旦寫得好時豈不歡喜又如人習射初間都射不中到後來射得中時豈不歡喜大抵學到說時已是進一進了只說後便自住不得且如人過險處過不得人扶持

將過纔過得險處了見一條平坦路便自歡喜行將去矣時舉

問集注謂中心喜悅其進自不能已曰所以欲諸公將文字熟讀方始經心方始謂之習且是常常去習今人所以或作或輟者只緣是不曾到說處若到說處自住不得看來夫子只用說學而時習一句下面事自節節可見明

問有朋自遠方來莫是為學之驗否曰不必以驗言大抵朋友
遠來能相信從吾既與他共知得這箇道理自是樂也或問
論與樂如何曰說是自家心裏喜說人却不知樂則發散於
外也遠方來

鄭齊卿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曰舊嘗有信從者衆
足以驗已之有得然已既有得何待人之信從始為可樂須
知已之有得亦欲他人之皆得然信從者但一二亦未能便
吾之意至於信之從之者衆則豈不可樂又曰此段工夫專
在時習上做時習而至於說則自不能已後自工夫節節自
有來人傑

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是樂其善之可以及人乎是樂其信
從者衆乎曰樂其信從者衆也大抵私小底人或有所見則
不肯告人持以自多君子存心廣大已有所得足以及人若
已能之以教諸人而人不能是少可悶今既信從者自遠

而至其衆如是安得不樂又云緊要在學而時習之到說處
自不能已今人學而不能久只是不到可說處到學而不能
自己則久久自有此理論

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曰須是自家有這善方可及人無這
善如何及得人看聖人所言多少寬大氣象常人褊迫但聞
得此善言寫得此文字便自寶藏之以為己物皆他人所不
得知者成其模樣今不必說朋來遠方是以善及人如自家
寫得片文隻字而歸人有求者須當告之此便是以善及人
處只是待他求方可告之不可登門而告之若登門而告之
是往教也便不可如此卓

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語初學將自謀不暇何以及得人曰
謂如傳得師友此好說話好文字歸與朋友亦喚做及人如
有好說話得好文字緊藏之藏在籠篋中如何得及人容
或問有朋自遠方來程先生云推已之善以及人有愛善與人

子

同底意曰不必如此思量推廣添將去且就此上看此中學
 問大率病根在此不特近時為然自處德美來已如此蓋三
 十餘年矣向來記得與他說中庸鬼神之事他須要說此非
 功用之鬼神乃妙用之鬼神衣纏說去更無了期只是向高
 乘虛接妙說了此正如看屋不向屋裏看其間架如何好惡
 如何堂奧如何只在外畧一綽過便說更有一箇好屋在又
 說上面更有一重好屋在又如喫飯不喫在肚裏却向上家
 討一椀來比下家討一椀來比齊得其事且如讀書直是將
 一般書子細沈潛去理會有一看而不曉者有再看而不曉
 者其中亦有再看而可曉者看得來多不可曉者自可曉果
 是不曉致疑方問人今來所問皆是不曾子細看書又不曾
 從頭至尾看只是中間接起一句一字來備禮發問此皆是
 應故事來問底於已何益將來何用此最學者大病謙
 程氏云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故樂此說是若楊氏云與共講

學之類皆不是我既自未有善可及人方資人相共講學安
 得有朋自遠方來

吳仁父問非樂不足以語君子曰惟樂後方能進這一步不樂
 則何以為君子時舉云說在已樂有與眾共之意曰要知
 只要所學者在我故說人只爭這一句若果能悅則樂與不
 溫自可以次而進矣

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說是中心自喜說樂便是說之發於外

者說樂

說是感於外而發於中樂則充於中而溢於外道夫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自是不相干涉要他知做甚自家
 為學之初便是不要人知了至此而後真能不要人知爾若
 煅鍊未能得十分如此成熟心裏固有時被它動及到這裏
 方真箇能人不我知而不愠也不

人不知而不愠為善乃是自已當然事於人何與譬如喫飯乃

是要得自家飽我既在家中喫飯了何必問外人知與不知

蓋與人初不相干也難問人不知而不愠曰今有一善便欲人知不知則便有不樂之意不持此也人有善而人或不知之初不干已事而亦為之

不平况其不知已乎此不知不愠所以為難難尹氏云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此等句極好君子之心

如一泓清水更不起此微波人傑問學者稍知為已則人之知不知自不相干而集注何以言不

知不愠者逆而難曰人之待已平平恁地過亦不覺若被人做箇全不足比數底人看待心下便不甘便是愠愠非忿怒

之謂賀孫或問不亦樂乎與人不知而不愠曰樂公而愠私君子有公共

之樂無私已之怨時舉有明自遠方來而樂者天下之公也人不知而愠者一已之私

也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則樂人不已知則不愠樂愠在物不在已至公而不私也錄

或問謂朋來講習之樂為樂曰不似伊川說得大蓋此箇道理天下所公共我獨曉之而人曉不得也自問人若有朋自遠

方來則信向者眾故可樂若以講習為樂則此方有資於彼而後樂則其為樂也小矣這箇地位大故是高了人不知而

不愠說得容易只到那地位自是難不愠不是大故怒但心裏略有些不平底意思便是愠了此非得之深養之厚者何

能如此變聖賢言語平鋪地說在裏如夫子說學而時習之自家是學何

事便須著時習習之果能說否有朋自遠方來果能樂不樂

今人之學所以求人知之不見知果能不愠否道夫問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到熟後自然說否曰見得漸漸分曉

行得漸漸熟便說又問人不知而不愠此是所得深後外物

不足為輕重學到此方始是成否曰此事極難愠非勃然而怒之謂只有些小不快活處便是正叔曰上蔡言此一章是成德事曰習亦未是成德事到人不知而不愠處方是成德教吳子常問學而時習一章曰學只是要一箇習習到熟後自然喜說不能自己今人學所以便住了只是不曾習熟不見得好此一句却係切已用功處下句即因人矣又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善不是自家獨有人皆有之我習而自得未能及人雖說未樂錄

黃問學而首章是始中終之序否曰此章須看如何是學而時習之便不亦說乎如何是有朋自遠方來便不亦樂乎如何是人不知而不愠便不亦君子乎裏面有許多意思曲折如何只要將三字來包了若然則只消此三字更不用許多話向日君舉在三山請某人學中講說此謂第一節是心與理一第二節是已與人一第三節是人與天一以為奇論可謂

作怪講別出黃錄

問學而首章把作始中終之序看時如何曰道理也是恁地然也不消恁地說而今且去看學而時習之是如何有朋自遠方來是如何若把始中終三箇字括了時便呆了更讀箇甚麼公有一病好去求奇如適間說文字只是它有這一長故謚之以文未見其它不好處今公却恁地去看這一箇字如何解包得許多意思大槩江西人好拗人說臭它須要說香如告子不如孟子若只恁地說時便人與我一般我須道告子強似孟子王介甫嘗作一篇兵論在書院中硯下是時他已參政劉貢父見之值客直入書院見其文遂言庶官見執政不應直入其書院且出少頃廳上相見問劉近作劉遂將適間之文意換了言語答它王大不樂退而碎其紙蓋有兩箇道此則是我說不奇故如此因言福州嘗有姓林者解學而時習是心與理為一有朋自遠方來是已與人為一人不

知而不愠是人與天為一君舉大奇之這有甚好處要是它
門科舉之習未除故說得如此義剛

問橫渠解學而時習之云潛心於學忽忽為他慮引去者此氣也
也震看得為他慮所引必是意不誠心不定便如此橫渠却以
以為氣如何曰人誰不要此心定到不定時也不奈何得如
人擔一重擔盡力擔到前面忽擔不去緣何如此只為力量
不足心之不定只是合下無工夫曰所以不曾下得工夫病
痛在何處曰須是有所養曰所謂養者以直養否曰未到以
直養處且持其志無暴其氣可也若我不放縱此氣自然心
定震又云其初用力把捉此心時未免難不知用力以後自
然熟否曰心是把捉人底人如何去把捉得他只是以義理
養之久而自熟諸說

范說云習在已而有得於內朋友在人而有得於外恐此語未
穩先生問如何卓云得雖在人而得之者在我又安有內外

之別曰此說大段不是正與告子義外之說一般卓

再見因呈所撰論語精義備說觀一二章畢即曰大抵看聖賢
語言不須作課程但平心定氣熟看將來自有得處公看老
兄此書只是撥成文字元不來自得且如學而時習一章諸
家說各有長處亦有短處如云應為學者之謂與時復思繹
浹洽於中則說矣此程說最是的當處如云以善及人而信
從者衆故可樂此程說正得夫子意如云學在已知不知在
人尹子之言當矣如游說宜其令聞廣譽施其身而人乃不
知焉是有命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此最是語病果如此說則
是君子為人所不知退而安之於命付之無可奈何却如何
見得真不愠處出來且聖人之意儘有高遠處轉窮究轉有
深義余作就此書則遂不復看精義矣自此隔下了見識止
如此上面一截道理更不復見矣大抵看聖賢語須徐
俟之待其可疑而後疑之如庖丁解牛他只尋罅隙游刃

以徃而數理自解芒刃亦不鈍今一看文字便就上百端生
事謂之起疑且解牛而用斧鑿鑿開成痕所以刃屢鈍如此
如何見得聖賢本意且前輩講求并不熟初學須是自處於
無能導真他前輩說話漸見實處今一看未見意趣便爭手
奪脚近前爭說一分以某觀之今之作文者但口不敢說耳
其意直是謂聖賢說有未至他要說出聖賢一頭地曾不知
於自己本無所益卿今老兄虚心平氣看聖人語言不意今
如此支離大抵中年以後為學自須愛惜精神如其在官所
亦不敢屑屑留情細務者正恐耗了精神忽有大事來則無
以待之 大職

曠

問學而一章曰看精義須看諸先生說學字誰說得好時習字
誰說得好說字誰說得好須恁地看林壘之間多把習字作
行字說如何曰看古人說學字習字大意只是講習亦不必
須是行餘問謝氏游氏說習字以分曉曰據正文意只是講

習游謝說乃推廣習字畢竟也在裏面游氏說得雖好取正
文便較迂曲此問伊川解不亦說作說在心范氏作說自外
至似相反曰這在人自忖度韓曰既是思繹浹洽於中則說
必是在內曰范氏這一句較踈說自是在心說便如暗歡喜
相似樂便是箇發越通暢底氣象問范氏下面樂由中出與
伊川發散在外之說却同曰然問范氏以不亦說乎作比於
說猶未正夫說如何曰不必如此說問范氏游氏皆以人不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作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說如何曰此
也是小可事也未說到命處為學之意本不欲人知學在已
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問謝氏知我者希之說如何曰此老
子語也亦不必如此說 韓

蕭定夫說胡致堂云學者何仁也曰學字本は無定底字若止
云仁則漸入無形體去了所謂學者每事皆當學便實如上
蔡所謂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以此推之方是

學其到此見學者都無南軒鄉來所說一字幾乎斷絕了蓋緣學者都好高說空說悟定夫又云南軒云致堂之說未的確曰便是南軒主胡五峯而抑致堂某以為不必如此致堂亦自有好處凡事好中有不好不好中又有好沙中有金玉中有石要自家辨別始得農

致堂謂學所以求仁也仁是無頭面底若將實字來解求仁則可若以求仁解學字又沒理會了直卿云若如此說一部論語只將來仁二字說便了也先生又曰南軒只說五峰說底是致堂說底皆不是安可如此致堂多有說得好處或有文定五峰說不到處細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章

問有子言孝悌處先生謂有子言語似有些重複處然是其誠實踐履之言細咀嚼之益有味振

而字彙抑又之辭而好犯上云是也

因說陸先生每對人說有子非後學急務又云以其說不合有

節目多不直截其因謂是比聖人言語較緊且如孝弟之人豈尚解犯上又更作亂曰人之品不同亦自有孝弟之人解犯上者自古亦有作亂者聖賢言語寬平不消如此急迫看振陸伯振云象山以有子之說為未然仁乃孝弟之本也有子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起頭說得重却得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却說得輕了先生曰上兩句汎說下兩句却說行仁當自孝弟始所以程子云謂孝弟為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所謂親親而仁民也聖賢言仁不同此是說為仁若巧言令色鮮矣仁却是近裏說因言有子說數段話都說得反覆曲折惟蓋徹一段說得直截耳想是一箇重厚和易底人當時弟子皆服之所以夫子沒後欲以所事夫子者事之也人傑

其為人也孝弟此說實實好底人其心和順柔遜必不好犯上仁便從此生鮮是少對下文未之有也上下文勢如此若巧

言令色鮮矣仁鮮字則是絕無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此兩句說凡事是如此與上下不相干下文却言孝弟也者方是應上文也故集注着箇大凡也明作

或說世間孝弟底人發於他事無不和順曰固是人若不孝弟便是這道理中間斷了下面更生不去承接不來所以說孝弟仁之本李敬子曰世間又有一種孝慈人却無剛斷曰人有幾多般此屬氣稟如唐明皇為人於父子夫婦君臣分上煞無狀却終始愛兄弟不衰只緣寧主讓位所以如此這一節感動終始友愛不衰或謂明皇因寧主而後能如此曰也是他裏面有這道理方始感發得出來若其中元無此理如何會感發得備

問干犯在上之人如疾行先長者之類曰然干犯便是那小底亂到得作亂則為爭鬪悖逆之事矣問人子之諫父母或貽父母之怒此不為干犯否曰此是孝裏面事安得為犯然諫

時又自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亦非凌犯也又問諫爭於君如事君有犯無隱如勿欺也而犯之此犯字如何曰此犯字又說得輕如君有不是須直與他說此之謂犯然人臣之諫君亦有箇宛轉底道理若暴揚其惡言語不遜叫喚狂悖此便是干犯矣故曰人臣之事君當熟諫

問有犯上者已自不好又何至作亂可見其益遠孝弟之所為曰只言其無此事論來犯上乃是少有梯意便是犯不必至

犯上者鮮矣是對那未之有而言故有淺深若鮮矣仁則是專言這非只是少且是無了但聖人言得慢耳義剛

犯上者鮮矣之鮮與鮮矣仁之鮮不同鮮矣仁是絕無了好犯上者鮮則猶有在下固未之有也方是都無個

問君子務本注云凡事專用力於根本如此則孝弟為仁之本乃是舉其一端而言曰本是說孝弟上面務本是且引來上

面目泛言下面說收入來說曰君臣父子夫婦兄弟皆是本
否曰孝弟較親切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
於長便是本寓

問合當說本立而未生有子何故却說本立而道生曰本立則
道隨事而生如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
長節

問本立道生曰此甚分明曰如人能孝能弟漸漸和於一家以
至親戚以至故舊漸漸通透賀孫

孝弟固具於仁以其先發故是行仁之本可學○以下

子上說孝弟仁之本是良心曰不須如此說只平穩就事上觀
有子言其為人孝弟則必須柔恭柔恭則必無犯上作亂之
事是以君子專致力於其本然不成如此便止故曰本立而
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蓋能孝弟了便須從此推去
故能愛人利物也昔人有問孝弟為仁之本不知義禮智之

本先生答曰只孝弟是行仁之本義禮智之本皆在此使其
事親從兄得宜者行義之本也事親從兄有節文者行禮之
本也知事親從兄之所以然者智之本也不愛其親而愛他
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合孝弟則
無以本之矣麟○可學

問孝弟是良心之發見因其良心之發見為仁甚易曰此說固
好但無執着觀此文意只是云其為人孝弟則和遜溫柔必
能齊家則推之可以仁民務者朝夕為此且把這一箇作一
把頭處可學

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曰這箇仁是愛底意思行愛自孝弟始又
曰親親仁民愛物二者是為仁之事親親是第一件事故孝
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又曰知得事親不可不孝事長不可
不弟是為義之本知事親事長之節文為禮之本知事親事
長為智之本張仁叟問義亦可為心之德曰義不可為心之

德仁是專德便是難說其也只說到這裏又曰行仁之事又曰此仁字是偏言底不是專言底又曰此仁是仁之一事節胡兄說嘗見世間孝弟底人少問發出來於他事無不和順慈愛處自有箇次第道理曰固是人若不孝弟便是這箇道理中間跌斷了下面生不去承接不來了所以說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

問孝弟為仁之本是事父母兄既盡道乃立得箇根本則推而仁民愛物方行得有條理曰固是但孝弟是合當底事不是要仁民愛物方從孝弟做去可學云如草木之有本根方始枝葉繁茂曰固是但有本根則枝葉自然繁茂不是要得枝葉繁茂方始去培植本根南升

陳敬之說孝弟為仁之本一章三四日不分明先生只令子細看全未與說數日後方作一圖示之中寫仁字外一重寫孝弟字又外一重寫仁民愛物字謂行此仁道先自孝弟始親

親長長而後次第推去非若兼愛之無分別也過

問孝弟為仁之本曰此是推行仁道如發政施仁之仁同非克已復禮為仁之仁故伊川謂之行仁學者之為仁只一念相應便是仁然也只是這一箇道理為仁之本就事上說克已復禮就心上說又論本字云此便只是大學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意思理一而分殊雖貴乎一視同仁然不自親始也不得伯羽

問孝弟仁之本今人亦有孝弟底而不盡仁何故莫是志不立曰亦其端本不究所謂由之而不知習矣而不察彼不知孝弟便是仁却把孝弟作一般善人且如此過却昏了又問伊川言仁是本孝弟是用所謂用莫是孝弟之心油然而生發見於外曰仁是理孝弟是事有是仁後有是孝弟可學直卿說孝弟為仁之本云孔門以求仁為先學者須是先理會得一箇心字上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是說人心道心集注

所謂心之德愛之理須理會得是箇甚底物學問方始有安頓處先生曰仁義禮智自天之生人便有此四件如火爐便有四角天便有四時地便有四方日便有晝夜昏旦天下道理千枝萬葉千條萬緒都是這四者做出來四者之用便自各有許多般樣且如仁主於愛便有愛親愛故舊愛朋友底許多般道理義主於敬如貴貴則自敬君而下以至與上大智亦然但是愛親愛兄是行仁之本仁便是本了上面更無本如水之流必過第一池然後過第二池第三池末有不先過第一池而能及第二第三者仁便是水之原而孝弟便是第一池不惟仁如此而為義禮智亦必以此為本也夔孫仁如水之源孝弟是水流底第一坎仁民是第二坎愛物則第三坎也錄

問孝弟為仁之本便是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之意曰

然過

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專言之仁偏言之仁曰此方是偏言之仁然二者亦都相關說著偏言底專言底便在裏面說專言底則偏言底便在裏面雖是相關又要看得界限分明如此章所言只是從愛上說如云惻隱之心仁之端正是此類至於說克己復禮為仁仁者其言也認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仁人心也此是說專言之仁又自不同然雖說專言之仁所謂偏言之仁亦在裏面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此便是都相關說又要人自看得界限分明

問孝弟為仁之本曰論仁則仁是孝弟之本行仁則當自孝弟始又云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以此觀之豈特孝弟為仁之本四端皆本於孝弟而後見也然四端又在學者子細省察和道

問有子以孝弟為仁之本是孝弟皆由於仁矣孟子却說仁之
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却以弟屬義何也曰孝於父
母更無商量個

仁者愛之理只是愛之道理猶言生之性愛則是理之見於用
者也蓋仁性也性只是理而已愛是情情則發於用性者指
其未發故曰仁者愛之理情即已發故曰愛者仁之用
仁者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仁之愛如糖之甜醋之酸愛是那
滋味方子

仁是根愛是苗不可使喚苗做根然而這箇苗却定是從那根
上來伏

仁是未發愛是已發節

仁父問仁者愛之理曰這一句只將心性情看便分明一身之
中渾然自有箇主宰者心也有仁義禮智則是性發為惻隱
羞惡辭遜是非則是情惻隱愛也仁之端也仁是體愛是用

又曰愛之理愛有仁出也然亦不可離了愛去說仁問韓愈
博愛之謂仁曰是指情為性了問周子說愛曰仁與博愛之
說如何曰愛曰仁猶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
仁若博愛之謂仁之謂便是把博愛做仁了終不同問張無
垢說仁者覺也曰覺是智以覺為仁則是以智為仁覺也是
仁裏面物事只是便把做仁不得賀孫

說仁者愛之理曰仁自是箇和柔底物事譬如物之初生自較
和柔及至夏間長茂方始稍堅硬秋則收結成實冬則斂藏
然四時生氣無不該貫如程子說生意處非是說以生意為
仁只是說生物皆能發動死物則都不能譬如穀種春則發則
不能生也又曰以穀種譬之一粒穀春則發生夏則成苗秋
則結實冬則收藏生意依舊包在裏面每箇穀子裏有一箇
生意藏在裏面種而後生也仁義禮智亦然又曰仁與禮自
是有箇發生意意思義與智自是有箇收斂底意思知

愛之理能包四德如孟子言四端首言不忍人之心便是不忍人之心能包四端也伯羽

仁是愛之理愛是仁之用未發時只喚做仁仁却無形影既發後方喚做愛愛却有形影未發而言仁可以包義禮智既發而言惻隱可以包恭敬辭遜是非四端者端如萌芽相似惻隱方是從仁裏面發出來底端程子曰因其惻隱知其有仁因其外面發出來底便知是性在裏面植

問先生前日以為仁之本之仁是偏言底是愛之理以節觀之似是仁之事非愛之理曰親親仁民愛物是做這愛之理又問節常以專言則包四者推之於體上推不去於用上則推得去如無春則無夏秋又至於體則有時合下齊有却如何包得四者曰便是難說又曰用是恁地時體亦是恁地問直卿已前說仁義禮智皆是仁仁是仁中之切要底此說如何曰全謂之仁亦可只是偏言底是仁之本位節

問仁者心之德義禮智亦可為心之德否曰皆是心之德只是

仁專此心之德淳心

知覺便是心之德端蒙

仁只是箇愛底道理此所以為心之德心之德

問心之德愛之理曰愛是箇動物事理是箇靜物事實孫

愛是惻隱惻隱是情其理則謂之仁心之德德又只是愛謂之

心之德却是愛之本柄實孫

心之德是統言愛之理是就仁義禮智上分說如義便是宜之

理禮便是別之理智便是知之理但理會得愛之理便理會

得心之德又曰愛雖是情愛之理是仁也仁者愛之理愛者

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用趙

心之德是兼四端言之愛之理只是就仁體段說其發為愛其

理則仁也仁兼四端者都是這此生意流行實孫

其為人孝弟章心之德愛之理戴云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宜

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智者知此者也。只是以孝弟為主。仁義禮智只是行此孝弟也。先生曰：其孝常與朋友說仁為孝。弟之本。義禮智亦然。義只是知事親如此。孝事長如此。弟禮亦是有事親事長之禮。知只是知得孝弟之道如此。然仁為心之德，則全得二者而有之。又云：此言心之德如程先生專言則包四者是也。愛之理如所謂偏言則一事者也。又云：仁之所以包四者只是感動處便見有感而動時皆自仁中發出來。仁如水之流及流而成大池小池。方池圓池池雖不同皆由水而為之也。卓

愛之理是偏言則一事。心之德是專言則包四者。故合而言之則四者皆心之德。而仁為之主。分而言之則仁是愛之理。義是宜之理。禮是恭敬辭遜之理。知是分別是非之理也。精以心之德而專言之則未發是體已發是用。以愛之理而偏言之則仁便是體。慤隱是用。端蒙

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聖賢所言又或不同。如何曰：聖賢言仁有就心之德說者。如巧言令色鮮矣。仁之類。有就愛之理說者。如孝弟為仁之本之類。過

楊問仁者愛之理。看孔門答問仁多矣。如克己等類。愛字恐未足以盡之。曰：必着許多所以全得那愛。所以能愛。如克己復禮。如居處恭。執事敬。這處豈便是仁。所以喚醒那仁。這裏須醒覺。若私欲昏蔽。這裏便死了。沒這仁了。又問心之德。義禮智皆在否。曰：皆是。但仁專一心之德。所統又大安鄉問心之德。以專言愛之理。以偏言曰：固是愛之理。即是心之德。不是心之德了。又別有箇愛之理。偏言專言亦不是。兩箇仁小處

也。只在大裏面。海錄云：仁只是一箇仁。不是一箇小底仁。嘗粗壁言之。仁恰似今福州太守兼帶福建路安撫使。以安撫使言之。則統一路州軍。以太守言之。泉州太守漳州太守都是一般太守。但福州較大耳。然太守即是這安撫使。隨地施用而見。

或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曰愛之理便是心之德公且就氣上看如春夏秋又須看他四時界限又却看春如何包得三時四時之氣溫涼寒熱涼與寒既不能生物夏氣又熱亦非生物之時惟春氣溫厚乃見天地生物之心到夏是生氣之長秋是生氣之斂冬是生氣之藏若春無生物之意後面三時都無了此仁所以包得義禮智也明道所以言義禮智皆仁也今且粗譬喻福州知州便是福建路安撫使更無一箇小底做知州大底做安撫也今學者須是先自講明得一箇仁若理會得後在心術上看也是此理在事物上看也是此理若不先見得此仁則心術上言仁愛事物上言仁判然不同了又言學者克己復禮上做工夫到私欲盡後便粹然是天地生物之心須常要有那溫厚底意思方好時舉仁者愛之理是將仁來分作四段看仁便是愛之理至於愛人愛物皆是此理義便是宜之理禮便是恭敬之理智便是分別是非之理理不可見因其愛與宜恭敬與是非而知有仁義禮智之理在其中乃所謂心之德乃是仁能包四者便是流行處所謂保合太和是也仁是箇生理若是不仁便死了人未嘗不仁只是為私欲所昏才克己復禮仁依舊在直卿曰私欲不是別有箇私欲只心之偏處便是汪正甫問三仕三已未為仁管仲又却稱仁是如何曰三仕三已是獨自底管仲出來畢竟是做得仁之功且如一箇人坐亡立化有一箇人伏節死義畢竟還伏節死義底是坐亡立化濟得甚事晏亞夫問殺身成仁求生害仁曰求生畢竟是心不安理當死即得殺身身雖死而理即在亞夫云要將言仁處類聚看曰若如此便是趕縛得急却不好只依次序看若理會得一段了相似忘却忽又理會一段覺見得善惡轉好

或問仁者心之德曰義禮智皆心之所有仁則渾然分而言之仁生乎愛合而言之包是三者或問仁有生意如何曰只此

生意心是活物必有此心乃能知辭遜必有此心乃能知羞
惡必有此心乃能知是非此心不生又烏能辭遜羞惡是非
且如春之生物也至於夏之長則是生者長秋之遂亦是生
者遂冬之成亦是生者成也百穀之熟方及七八分若斬斷
其根則生者喪矣其穀亦只得七八分若生者不喪須及十
分收而藏之生者似息矣只明年種之又復有生諸子問仁
不同而今曰愛之理云者克已復禮亦只要存得此愛非以
克已復禮是仁友其士之仁者事其大夫之賢者亦只是要
見得此愛其餘皆然力行

問愛之理心之德曰理便是性緣裏面有這愛之理所以發出
來無不愛程子曰心如穀種其生之性乃仁也生之性便是
愛之理也嘗譬如一箇物有四面一面青一面紅一面白一
面黑青屬東方則仁也紅屬南方禮也白屬西方義也黑屬
北方智也然這箇物生時却從東方左邊生起故寅卯辰屬

東方便是這仁萬物得這生氣方生及至巳午未南方萬物
盛大便是這生氣已充滿及申酉戌西方則物又只有許多
限量生滿了更生不去故生氣到此自是收斂若更生去則
無收斂了又至亥子丑北方生氣都收藏然雖是收斂早是
又在裏面發動了故聖人說復見天地之心可見生氣之不
息也所以仁貫四端只如此看便見憫

問渾然無私便是愛之理行仁而有得於己便是心之德否曰
如此解釋文義亦可但恐本領上未透徹爾少頃問濂溪中
正仁義之說先生遽曰義理才覺有疑便卻定脚步且與究
竟到底謂如說仁便要見得仁是甚物如義如智如禮亦然
識得道理一一分曉了然如在目中則自然泆洽融會形之
言語自別若只彷彿測度才說不通便走作向別處去是終
不能貫通矣且如仁字有多少好商量處且子細玩索讓退
而講曰一性稟於天而萬善皆具仁義禮智所以分統萬善

而合為一性者也方寂然不動此理完然是為性之本體及
因事感發而見於中節之時則一事所形一理隨著一理之
當一善之所由得仁固性也而見於事親從兄之際莫非仁
之發也有子謂孝弟行仁之本說者於是以愛言仁而愛不
足以盡之以心喻仁而心實宰之必曰仁者愛之理然後仁
之體明曰仁者心之德然後仁之用顯學者識是愛之理而
後可以全此心之德如何曰大意固如此然說得未明只看
文字意脉不接續處便是見得未親切曰莫是不合分體用
言之否曰然只是一箇心便自具了仁之體用喜怒哀樂未
發處是體發於惻隱處便是情因舉天地萬物同體之意
極問其理曰須是近裏著身推究未去天地萬物事也須知
所謂心之德者即程先生穀種之說所謂愛之理者則正謂
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爾只以此意推之不須外邊
添入道理若於此處認得仁字即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若

加語

不會得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為仁却轉無交涉矣孔門之教
說許多仁却未曾正定說出蓋此理直是難言若立下一箇
定說便該括不盡且只於自家身分上體究又之自然通達
程先生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
者須是統看仁如何却包得數者又却分看義禮智信如何
亦謂之仁大抵於仁上見得盡須知發於剛果處亦是仁發
於辭遜是非亦是仁且欵曲研究識盡全體正猶觀山所謂
橫看成嶺直看成峰若自家見他不盡初謂只是一山領及少
時又見一峰出來便是未曾盡見全山到底無定據也此是
學者緊切用功處宜如意焉此一條中間初未看得分明後
復以書請問故發明緊切處兼
載書中之
問愛之理實具乎心心之德發而為愛否曰解釋文義則可實
下功夫當如何曰據其已發之愛則知其為心之德指其未
發之仁則知其為愛之理曰某記少時與人講論此等道理

見得未真又不敢斷定觸處問人自為疑惑皆是臆度所致
至今思之可笑須是就自己實做工夫處分明見得這箇道
理意味自別如克己復禮則如何為仁居處恭執事敬與出
門如見大賓之類亦然克己復禮本非仁却須從克己復禮
中尋究仁在何處親切貼身體驗出來不須向外處求謨曰
平居將養只克去己私便是本心之德流行發見無非愛而
己曰此語近之正如疏導溝渠初為物所壅蔽才疏導得通
則水自流行克己復禮便是疏導意思流行處便是仁謨
先生嘗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論孟中有專就心之德上說者
如克己復禮承祭見賓與答與進居處恭仁人心也之類有
就愛之理上說者如孝弟為仁之本與愛人惻隱之心之類
過續與朋友講此因曰就人心之德說者有是心之德陳廉
夫云如此轉語方得先生嘗說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蔡
季通曰如雍也可使南面是也先生極然之揚至之嘗疑先

生君子而時中解處恐不必說而又字先生曰只是未理會
此意過曰正如程子易傳云正不必中中重於正之意曰固
是既君子又須時中彼既小人矣又無忌憚先生語輔漢卿
曰所看文字於理會得底更去看又好過

孝弟為仁之本注中程子所說三段須要看得分曉仁就性上
說孝弟就事上說子集注

孝弟如何謂之順德且如表之羞惡羞惡則有違逆處惟孝弟
則皆是順德

伊川說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此言最切
須子細看方知得是解經密察處非若今人自看得不予細
只見於我意不合便胡罵古人也錄

仁是性孝弟是用用便是情情是發出來底論性則以仁為孝
弟之本論行仁則孝弟為仁之本如親親仁民愛物皆是行
仁底事但須先從孝弟做起合此便不是本所載程子曰兩

段分曉可觀語錄所載他說却未須看如語錄所載盡得孝弟便是仁此一段最難曉不知何故如此說

為仁以孝弟為本即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是皆發於心德之自然故論性以仁為孝弟之本為仁以孝弟為本這箇仁字是指其周遍及物者言之以仁為孝弟之本這箇仁字是指其本體發動處言之否曰是道理都自仁裏發出首先是發出為愛愛莫切於愛親其次便到弟其兄又其次便到事君以及於他皆從這裏出如水相似愛是箇源頭漸漸流出

問孝根原是從仁來仁者愛也愛莫大於愛親於是乎有孝之名既曰孝則又當知其所以孝子之身得之於父母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故孝不特是承順養志為孝又當保其所受之身體全其所受之德性無忝乎父母所生始得所以

為人子止於孝曰凡論道理須是論到極處以手指心曰本只是一箇仁愛念動出來便是孝程子謂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仁是性孝弟是用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易嘗有孝弟來譬如一粒粟生出為苗仁是粟孝弟是苗便是仁為孝弟之本又如木有根有幹有枝葉親親是根仁民是幹愛物是枝葉便是行仁以孝弟為本

由孝弟可以至仁一段是劉安節記最全備問把孝弟喚做仁之本却是把枝葉做本根曰然由孝弟可以至仁則是孝弟在仁之外也孝弟是仁之一事也如仁之發用三段孝弟是第一段也仁是箇全體孝弟却都是用凡愛處皆屬仁愛之發必先自親親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行仁之事也

問孝弟為仁之本或人之問由孝弟可以至仁是仁在孝弟之中程子謂行仁自孝弟始是仁在孝弟之外曰如何看此不

子細程先生所答煞分曉據或人之問仁不在孝弟之中乃
在孝弟之外如自建陽去方行到信州程子正說在孝弟之
中只一箇物事如公所說程子之意孝弟與仁却是兩箇物
事豈有此理直卿曰正是倒看却曰孝弟不是仁更把甚麼
做仁前日戲與趙子欽說須畫一箇圈子就中更畫大小次
第作圈中間圈子寫一性字自第二圈以下分界作四去各
寫仁義禮智四字仁之下寫惻隱惻隱下寫事親事親下寫
仁民仁民下寫愛物義下寫羞惡羞惡下寫從兄從兄下寫
尊賢尊賢下寫貴貴於禮下寫辭遜辭遜下寫節文智下寫
是非是非下寫辨別直卿又謂但將仁作仁愛看便可見程
子說仁主於愛此語最切曰要從裏面說出來仁是性發出
來是情便是孝弟孝弟仁之用以至仁民愛物只是這箇仁
行仁自孝弟始便是從裏面行將去這只是一箇物事今人
看道理多要說故裏面去不要說從外面來不可曉深處還

他深淺處還他淺

行仁自孝弟始蓋仁自事親從兄以至親親仁民仁民愛物無
非仁然初自事親從兄行起非是便能以仁遍天下只見孺
子入井這裏便有惻隱欲救之心只恁地做將去故曰安土
敦乎仁故能愛只是就這裏當愛者便愛

問節如何仁是性孝弟是用曰所以當愛底是仁曰不是曰仁
是孝弟之母子有仁方發得孝弟出來無仁則何處得孝弟
先生應次日問曰先生以節言所以當愛底不是未達曰當
字不是又曰未說着愛在他會愛如目能視雖眼目不動他
却能視仁非愛他却能愛又曰愛非仁愛之理是仁心非仁
心之德是仁節

舉程子說云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何嘗有孝弟來說得甚
自未知者觀之其說亦異矣然百行各有所屬孝弟是屬於
仁者也因問仁包四者之義曰仁是箇生底意思如四時之

有春彼其長於夏遂於秋成於冬雖各具氣候然春生之氣皆通貫於其中仁便有箇動而善之意如動而有禮凡其籩籩皆禮也然動而為禮之善者則仁也曰義曰智莫不皆然又如慈愛恭敬果毅知覺之屬則又四者之小界分也譬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固也然王畿之內是王者所居大而諸路王畿之所轄也小而州縣市鎮又諸路之所轄也若王者而居州鎮亦是王土然非其所居矣又云智亦可以包四者知之在先故也微

孝弟便是仁仁是理之在心孝弟是心之見於事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易嘗有孝弟見於愛親便喚做孝見於事兄便喚做弟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都是仁性中何嘗有許多般只有箇仁自親親至於愛物乃是行仁之事非是仁之本也故仁是孝弟之本推之則義為羞惡之本禮為恭敬之本智為是非之本自古聖賢相傳只是理會一箇心心只是一

箇性性只有箇仁義禮智都無許多般樣見於事自有許多般樣

仁是理之在心者孝弟是此心之發見者孝弟即仁之屬但方其未發則此心所存只是有愛之理而已未有所謂孝弟名件故程子曰何曾有孝弟來必

問明道曰孝弟有不中理或至犯上既曰孝弟如何又有不中理曰且如父有爭子一不中理則不能承意遂至於犯上問明道曰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為仁之本如何曰此是不忘其所由生底意故下文便接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來說其他愛字皆推向外去此箇愛字便推向裏來玩味此語儘好問或人問伊川曰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伊川曰非也不知如何曰仁不可言至仁者義理之言不是地位之言地位則可以言至又不是孝弟在這裏仁在那裏便由孝弟以至仁無此理如所謂何事於仁必也聖乎聖却是

地位之言程先生便只說道盡得仁斯盡得孝弟盡得孝弟便是仁又曰孝弟仁之一事問曰仁是義理之言蓋以仁是自家元本有底否曰固是但行之亦有次序所以莫先於孝弟問伊川曰仁是性也仁便是性否曰仁性也仁人心也皆如所謂乾卦相似卦便有乾坤之類性與心便有仁義禮智却不是把性與心便作仁看性其理情其用心者兼性情而言兼性情而言者包括乎性情也孝弟者性之用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皆情也問伊川何以謂仁是性孟子何以謂仁人心曰要就人身上說得親切莫如就心字說心者兼體用而言程子曰仁是性惻隱是情若孟子便只說心程子是分別體用而言孟子是兼體用而言問伊川曰仁主乎愛愛便是仁否曰仁主乎愛者仁發出來便做那慈愛底事其嘗說仁主乎愛仁須用愛字說被諸友四面攻道不是呂伯恭亦云說得來太易了愛與惻隱本是仁底事仁本不難見經諸

儒說得來淺近了故二先生便說道仁不是如此說後又却說得來高遠沒理會了又曰天之生物便有春夏秋冬陰陽剛柔元亨利貞以氣言則春夏秋冬以德言則元亨利貞在人則為仁義禮智是箇坯模裏便有這底天下未嘗有性外之物仁則為慈愛之類義則為剛斷之類禮則為謙遜之類則為明辨信便是真箇有仁義禮智不是假謂之信問如何不道解矣義禮智只道解矣仁曰程先生易傳說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專言則包四者備言之則主一事如仁者必有勇便義也在裏面知覺謂之仁便智也在裏面如孝弟為仁之本便只是主一事主愛而言如巧言令色解矣仁以愛衆而親仁皆備言也如克己復禮為仁却是專言縱有私欲則義禮智都是私愛也是私愛譬如一路數州必有一帥自一路而言便是一帥自一州而言只是一州之事然而帥府之屬縣便較易治若要治屬郡之縣却隔一手了故仁只主愛

而言又曰仁義禮智共把來看便見得仁譬如四人分作四處住看了三箇則那一箇定是仁不看那三箇只去求一箇如何討得着又曰仁主乎愛如燈有光若把光做燈又不得謝氏說曰若不知仁則只知克己復禮而已豈有知克己復禮而不知仁者謝氏這話都不甚穩問知覺是仁否曰仁然後有知覺問知覺可以求仁否曰不可問謝氏曰試察吾事親從兄時此心如之何知此心則知仁何也曰便是這話心煩人二先生却不如此說問謝氏曰人心之不為者莫如事親從兄如何曰人心本無偽如何只道事親從兄是不偽曰恐只以孝弟是人之誠心否曰也不然人心那箇是不誠底皆是誠如四端不言信蓋四端皆是誠實底問四肢痿痺為不仁莫把四肢喻萬物否曰不特喻萬物他如數處說有喻萬物底有只是項刻不相應便是仁如病風人一般不仁四肢不仁為其不省悟也以此等語被上蔡說便似志過

了他專把省察做事省察固是好如三省吾身只是自然看這事合恁地不合恁地却不似上蔡諸公說道去那上面察探要見這道理道理自在那裏何用如此等候察探他且如上蔡說仁曰試察吾事親從兄時此心如之何便都似刺了仁者便有所知覺不仁者便無所知覺恁地却說得若曰心有知覺之謂仁却不得仁字最難言故孔子罕言仁仁自在那裏夫子却不曾說只是教人非禮勿視聽言動非禮勿視聽言動執事敬與人忠便是說得仁前面話仁者其言也訥仁者先難而後獲仁者樂山之類便是說得仁後面話只是這中間便着理會仁之體仁義禮智只把元亨利貞春夏秋冬看便見知覺自是智之事在四德是真字而知所以近乎仁者便是四端循環處若無這智便起這仁不得問先生休克己齊銘有曰求之於機警危迫之際想正為此設曰後來也改却不欲說到那裏然而他說仁說知覺分明是說禪又曰如湖

南五峯多說人要識心。心自是箇識底。却又把其底去識此心。且如人眼目是見物。却如何見得眼。故學者只要去其物欲之蔽。此心便明。如人用藥以治眼。然後眼明。他而今便把孟子愛牛入井做主說。却不知道孟子他此說。蓋為有那一般極愚昧底人。便着恁地向他說道。是心本如此。不曾把做主說。諸公於此便要等候探知這心。却恐不如此。集義
或疑上蔡孝弟非仁也。一句先生曰。孝弟滿體是仁。內自一念之微。以至萬物各得其所。皆仁也。孝弟是其和合做底事。若說孝弟非仁。不知何從得來。上蔡之意。蓋謂別有一物是仁。如此則是性外有物也。或曰。知此心則知仁矣。此語好。曰。聖門只說為仁不說知仁。或曰。知此心則知仁矣。此語好。曰。聖門只說為仁不說知仁。
為仁不說知仁。意上蔡一變云云。蓋謂別有一物是仁。如此則是性外有物也。或曰。知此心則知仁矣。此語好。曰。聖門只說為仁不說知仁。
云云。上蔡一變而為張子韶。上蔡所不敢衝突者。張子韶出來盡衝突了。蓋謂別有一物是仁。如此則是性外有物也。或曰。知此心則知仁矣。此語好。曰。聖門只說為仁不說知仁。
近年陸子靜又衝突出張子韶之上。蓋謂別有一物是仁。如此則是性外有物也。或曰。知此心則知仁矣。此語好。曰。聖門只說為仁不說知仁。

韶之上。蓋謂別有一物是仁。如此則是性外有物也。或曰。知此心則知仁矣。此語好。曰。聖門只說為仁不說知仁。

問孝弟是行仁之本。則上面生字恐著不得。否曰。亦是仁民愛物都從親親上生去。孝弟也是仁。仁民愛物也是仁。只孝弟是初頭事。從這裏做起。問為仁只是推行仁愛以及物。不是去做那仁否。曰。只是推行仁愛以及物。不是就這上求仁。如謝氏說。就良心生來便是求仁。程子說。初看未曉。似悶人看孰了。真箇撲不破。淳
問孝弟為仁之本。曰。上蔡謂事親從兄時。可以知得仁。是大不然。蓋為仁便是要做這一件事。從孝弟上做將去。若曰就事親從兄上知得仁。却是只借孝弟來。要知箇仁而已。不是要為仁也。上蔡之病患在。以覺為仁。但以覺為仁。只將針來刺股上。才覺得痛。亦可謂之仁矣。此大不然也。時舉

○巧言令色鮮矣仁章

或問巧言令色鮮矣仁。曰。只心在外。便是不仁也。自德錄云。他

何辭外如不是別更有仁

巧言令色鮮矣仁只爭一箇為己為人且如動容貌正顏色是合當如此何害於事若做這模樣務以悅人則不可

或以巧言為言不誠曰據其所見巧言即所謂花言巧語如今世舉子弄筆端做文字者便是看做這般模樣時其心還在腔子裏不誠

問巧言令色鮮矣仁記言辭欲巧詩言令儀令色者何也曰看文字不當如此記言辭欲巧非是要人機巧蓋欲其辭之委曲耳如語言夫子為衛君乎答曰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之類是也詩人所謂令色者仲山甫之正道自然如此非是做作恁地何不看取上文仲山甫之德令儀令色此德之形於外者如此與鮮矣仁者不干事

問巧言令色是詐偽否曰諸家之說都無詐偽意思但馳心於外便是不仁若至誠巧令尤遠於仁矣人傑

巧言令色鮮矣仁聖人說得真誠專言鮮則絕無可知但辭不迫切有含蓄之意若云鮮矣仁者猶有在則失聖人之意矣人傑

問鮮矣仁集注以為絕無仁恐未至絕無處否曰人多解作尚有此箇仁便粘滯咬不斷了子細看巧言令色心皆逐物於外大體是無仁了縱有此箇仁亦成甚麼所以程子以巧言令色為非仁絕無二字便是述程子之意

問鮮矣仁先生云絕無何也曰只是心在時便是仁若巧言令色之人一向逐外則心便不在安得謂之仁顏子三月不違仁也只是心在伊川云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謂之非仁則絕無可知人傑

問鮮矣仁程子却說非仁何也曰鮮字若對上面說如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鮮這便是少若只單說便是無巧言令色又去那裏討仁人傑

人有此心以其有是德也此心不在便不是仁巧言令色此雖未是大段姦惡底人然心已務外只求人悅便到惡處亦不難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此說極盡若能反觀此心才收拾得不走作務外便自可與前章程子曰兩條若理會得則論語一書凡論仁處皆可通矣論語首章載時習便列兩章說仁次之其意深矣明作

問鮮矣仁章諸先生說都似迂曲不知何說為正曰便是這一章都生受惟楊氏後說近之然不似程說好更子細玩味問游氏說誠字如何曰他却說成巧言令色鮮矣誠不是鮮矣仁說仁便到那仁處便安排一箇仁字安頓放教恰好只消一字亦得不然則三四字亦得又須把前後說來相參子細玩味看道理貫通與不貫通便見得如殊四言仁一書却只總來恁地看却不如逐段看了來相參自然見得先生因問曰曾理會得伊川曰論性則仁為孝弟之本否翰曰有這性

便有這仁仁發出來方做孝弟曰但把這底看巧言令色鮮矣仁便見得且如巧言令色人盡是私欲許多有底便都不見了私慾之害豈特是仁和義禮智都不見了問何以不曰鮮矣義禮智而只曰鮮矣仁曰程先生曰五常之仁如四德之元偏言之則主一事專言之則包四者先生又曰仁與不仁只就向外向裏看便見得且如這事合德地方中理必可以求仁亦不至於害仁如只要人知得恁地便是向外問謝氏說如何曰謝氏此一段如亂絲須逐一剔撥得言語異同巧令字如何不同又須見得有箇總會處且如辭欲巧便與遜以出之一般逞顏色與仲山甫之令儀令色都是自然合如此不是旋做底惡計以為直也是箇巧言令色底意思巧言令色便要人道好他便要人道直色厲而內荏又是令色之尤者也翰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

周伯壽問為人謀而不忠三句不知是此三事最緊要或是偶
 於此照管不到曰豈不是緊要若為人謀而不忠既受人之
 託若不盡心與他理會則不惟欺人乃是自欺且說道為人
 謀而不忠後這裏是幾多病痛此便是謹獨底道理蓋卿
 伯壽問曾子只以此三者自省如何曰蓋是來到這裏打不過
 又問忠信曰忠以心言信以事言青是青黃是黃這便是信
 未有忠而不信信而不忠故明道曰忠信內外也這內外二
 字極好節

問曾子三省曰此三省自是切已底事為人處如何不要忠一
 才不忠便是欺矣到信却就事上去看謂如一件事如此為

人子細斟酌利害直似已事至誠理會此便是忠如這事我
看得如此與他說亦是如此只此便是信程先生云循物無
違之謂信極好不須做體用說謙

人
曾子三省固無非忠信學道見之事然人之一身大倫之
目自為人謀交朋友之外得無猶在所省乎曰曾子也不是
截然不省別底只是見得此三事上實有纖毫未到處其他
處固不可不自省特此三事較急耳大凡看文字須看取平
莫有此小偏重處然也用時候到曾子三省只是他這些未
孰如今人記書孰底非全不記但未孰底比似這箇較用着
心力照管這也是他打不過處又云為人謀而忠也自是難
底事大凡人為己謀便盡為人謀便未必盡直卿因舉先生
舊說云人在山路避人必須立己於路後讓人於路前此為
處謀之不忠也如此等處踉過多少或疑云他自

關故將三者省之若今人欠關處多却不曾自知得格
曾子三省看來是當下便省得才有不是處便改不是事過後
方始去改省了却又休也只是合下省得便與它改錄
三省固非聖人之事然是曾子晚年進德工夫蓋微有這此子
查深去未盡耳在學者則當隨事省察非但此三者而已
問三省忠信是聞一貫之後抑未聞之前曰不見得然未一貫
前也要得忠信既一貫後也要忠信此是徹頭徹尾底淳
為人謀時竭盡自己之心這箇便是忠問如此則忠只是箇待
人底道理曰且如自家事親有不盡處亦是不忠不忠為人
為人謀而不忠乎為人謀一件事須盡自家伎倆與他思量
便盡己之心不得鹵莽滅裂姑為它謀如烏喙是殺人之藥
須向他道是殺人不得說道有毒如火須向他道會焚人
不得說道只是熱如今人為己謀必盡為他人謀便不曾着
心護爾如此便是不忠不忠

問為人謀有二意一為為人謀那事一為這件事為己謀則如此為為人謀則如彼曰只是一箇為人謀那裏有兩箇又勢只說為為人謀何須更將為己來合插此項看為人謀不忠如何便有罪過曾子便知人於為己謀定是忠更不必說只為人謀易得不忠為人謀如為己謀便是忠不如為己謀便是不忠如前尚有虎狼不堪去說與人不須去便是忠若道去也得不去也得便是不忠文勢如此何必拘轉枝蔓看文字自理會一直路去豈不知有千蹊萬徑不如且只就一直路去久久自然通透如精義諸老先生說非不好只是說得或寬易使人向別處去其所以做箇集注便要人只恁地思量文義曉得了只管玩味便見聖人意思出來寓

為人謀而不忠謀是主一事說朋友交而不信是泛說人自為謀必盡其心到得為他人謀便不子細致慎他事便是不忠若為人謀事一以為己為盡心變孫。為人謀不忠與朋友交不信

問為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云云曰人之本心固是不要不忠信但才見是別人事便自不如己事切了若是計較利害猶只是因利害上起這箇病猶是輕惟是未計較利害時己自有私意這箇病却最重往往是有這箇軀殼了便自私了佛氏所謂流注想者是也所謂流注者便是不知不覺流射做那裏去但其端甚微直是難省察特舉。錄別出

子善問云云曰未消說計較只是為別人做事自不着意這箇病根最深於計較伊川云人才有形便有彼己所以難與道合釋氏所謂流注想如水流注下去才有形便有此事這處須用省察寓

為人謀而不忠乎人以事相謀須是子細量度善則今做不善則勿令做方是盡己若胡亂應去便是不忠或謂人非欲不忠於人緣計較利之所在才要自家利少間便成不忠於人曰未說到利處大率人情愛自己事時甚着緊把他人便全

當

不相干大段緩了所以為不忠人須是去却此心方可
問為人謀交朋友是應接事物之時若未為人謀未交朋友之
時所謂忠信便如何做工夫曰程子謂舜雖鳴而起蓬蓬為
善若未接物時如何為善只是主於敬此亦只是存養此心
在這裏照管勿差失編錄便是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
乎其所以不聞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處編錄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凡事要實用自家實底心與之交有便道
有無便道無編錄
忠信實理也趙夫
忠信以人言之蓋忠信以理言只是一箇實理以人言之則是
忠信蓋不因人做出來不見得這道理端
信者忠之驗忠只是盡已因見於事而為信又見得忠如此
忠信只是一字但是發於心而自盡則為忠驗於理而不違則
為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端

忠信只是一事而相為內外始終本未有於已為忠見於物為

信做一事說也得做兩字說也得個

問曾子忠信却於外面理會曰此是修辭立其誠之意曰莫是
內面工夫已到曰內外只是一理事雖見於外而心實在內
告子義外便錯了學

問忠信二字曰忠則只是盡已與事上忠同體信不過是一箇
實字意思但說處不同若只將做有諸已說未是趙

信是言行相顧之謂趙

林子武問盡已之謂忠曰盡已字本是忠字之注脚今又要討
盡已注脚如此是隔幾重何不試思自家為人謀時已曾盡
不曾便須見得盡已底意思也開祖
問盡已之謂忠不知盡已之甚麼曰盡已之心又曰今人好說

且恁地便是不忠節

問盡已之謂忠曰盡時須是十分盡得方是盡若七分盡得三

分未盡也不是忠又問忠是人心實理於事父謂之孝處朋友謂之信獨於事君謂之忠何也曰父子兄弟朋友皆是分義相親至於事君則分際甚嚴人每若有不得已之意非有出於忠心之誠者故聖人以事君盡忠言之又問忠與誠如何曰忠與誠皆是實理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誠是心之本主忠又是誠之用處用者只是心中微見得用

問盡已之忠此是學者之忠聖人莫便是此忠否曰固是學者是學聖人而未至者聖人是為學而極至者只是一箇自然一箇勉強爾惟自然故久而不變惟勉強故有時而放失因舉程子說孟子若做孔子事儘做得只是未能如聖人龜山言孔子似知州孟子似通判權州此喻甚好通判權州也做得只是不久長壯

比

或問學者盡已之忠如何此得聖人至誠不息曰只是這一箇物但有精粗衆人有衆人底忠學者有學者底忠賢者有賢

者底忠聖人有聖人底忠衆人只是朴實頭不欺瞞人亦謂之中直卿云已字便是至誠字盡字便是不息字至誠便是維天之命不息便是於穆不已

未有忠而不信未有信而不忠者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以用也

文振問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曰忠信只是一理自中心發出來便是忠著實便是信謂與人說話時說到底見得恁地了若說一半不肯盡說便是不忠有這事說這事無這事便說無便是信只是一箇理自其發於心謂之忠驗於事謂之信又文振說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發已自盡便是盡已循物無違譬如香爐只喚做香爐卓只喚做卓便著實不背了若以香爐為卓卓為香爐便是背了它便不著實格

問盡已之謂忠曰盡已只是盡自家之心不要有一毫未盡如為人謀一事須直與它說這事合做與否若不合做則直與

說這事決然不可為不可說道這事恐也不可做或做也不妨此便是不盡忠信即是忠之見於事者所以說忠信內外也只是是一物未有忠而不信者亦未有信而不出於忠者只是忠則專就發已處說信則說得來周遍事上都如此問忠信為傳習之本曰人若不忠信更無可得說習箇甚麼備林正卿問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曰自中心而發者忠也施於物而無不實者信也且如甲謂之甲乙謂之乙信也以甲為乙則非信矣與發已自盡猶物無違之義同又問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與盡已之忠如何曰不同曾子答門人一貫之問借此義以形容之耳人傑

問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信既是實先生前又說道忠是實心不知如何分別曰忠是就心上說信是指事上說如今人要做一件事是忠做出在外是信如今人問火之性是如何向他說熱便是忠火性是熱便是信心之所發既實則見於

事上皆是實若中心不實則見於事上便不實所謂不誠無物若心不實發出來更有甚麼物事賀孫

忠就心上看信就事上看忠信內外也集注上除此一句甚善事方舒說集

諸說一作諸事

某一日看曾子三省處集注說亦有病如省察已做底事曾子省察只當下便省察俯視拱手而曰為人謀而不忠乎

問集注云三句又以忠信為本竊謂傳習以忠信為本少間亦自堅固曰然但此一篇如說則以學文就有道而正焉之類都是先說一箇根本而後說講學

伯豐舉程先生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誠便是忠信否曰固是至之問集注說三者之序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曰大抵前面許多話皆是以忠信為本之意若無忠信便不是人如何講學

問集注三者之序又以忠信為本人若不誠實便傳也傳箇甚

底言未畢先生繼云習也習箇甚底爾升

問尹氏謂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莫也須博學而後守之以約否曰象也象其為人質實心不大段在外故雖所學之博而所守依舊自約煩

曾子之學大率力行之意多守約是於樸實頭省氣力處用功勤研

問諸子之學愈遠而失真者其言語上做工夫不如曾子用心於內所以差否曰只為不曾識得聖人言語若識得聖人言語便曉得天下道理曉得理便能切已用工如曾子也明作

問伊川謂曾子之省忠信而已不知此說盡得一章意否伊川之意似以傳不習為不習而傳與人是亦不忠信者問如此說莫倒卜語意否曰然但以上文例推之也却恁地要之亦不須如此說大抵學而篇數章皆是以忠信為本而後濟之以學道統

或問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曰忠信只是一事只是就這一物上見有兩端如人問自家這件事是否此事本是則

答之以是則是發已自盡此之謂忠其事本是而自家答之以是則是循物無違是之謂信不忠不信者反是只是發於已者既忠則見於物者便信一事而有兩端之義也問

問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如何循物無違曰只是依物而實言之忠信只是一箇道理發於已者自然竭盡便是忠見諸言者以實便是信循物無違如這卓子黃底便道是黃黑者便道是黑這便是無違程子曰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於中者之謂孚見於事者之謂信卓

問發已自盡為忠曰發已是從這已上發生出來盡是盡已之誠不是盡已之理與孟子盡心不同如十分話對人只說七分便是不盡問循物無違謂信曰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此語已都包了如多便喚做盡襟喚做襟若將襟喚做盡便

違背了忠是體信是用自發已自盡者言之則名為忠而無不信矣自循物無違者言之則名為信而無不出於忠矣

問發已自盡為忠何以不言反已曰若言反已是全不見用處如何接得下句來推發此心更無餘蘊便是忠處愈自在其中如今俗語云逢人只說三分話只此便是不忠循體事物而無所乖違是之謂信後來伊川往往見此說尚晦故更云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便是穩當分明大雅

問何謂發已自盡曰且如其病得七分對人說只道三兩分這便是發於已者不能盡何謂循物無違曰正如恰方說病相似他本只是七分或添作十分或減作五分這便不是循物便是有違要之兩箇只是一理忠是存諸內信是形諸外忠則必信信則必是曾忠地本不曾忠所以謂表裏之謂也

問伊川謂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忠信內外也只是這意曰然明道之語周於事物之理便恁地圓轉伊川之語嚴故

截然方正大抵字義到二程說得方釋然只如忠信二字先儒何嘗說得到此伊川語解有一處云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有於中之謂平見於事之謂信被他秤停得也不多半箇字也不少半箇字如他平時不喜人說文章如易傳序之類固是說道理如其他小小記文之類今取而讀之也不多一箇字也不少一箇字居父曰盡已之謂忠今有人不可以盡告則又當如何曰聖人到這裏又却有義且如有人對自家說那人那人復自來問自家憶其久凶惡若盡已告之必至殺人夫豈可哉到這裏又却是一箇道理所以聖人道信近於義言可復也盡信不近義則不可以復道狀出

仲思問如何是發已自盡曰發於已而自盡其實先生因足疾舉足言曰足有四分痛便說四分痛與人說三分便不是發已自盡又問循物無違曰亦譬之足實是病足行不得便說行不得行得便說行得此謂循其物而無違揚舉伊川言盡

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曰伊川之說簡潔明通較又發越也
寓因問忠信實有是事故實有是言則謂之忠信今世間一
等人不可與露心腹處只得隱護其語如此亦為忠信之權
乎曰聖人到這處却有箇義存焉有可說與不可說又當權
其輕重如不當說而說那人好殺便與說這人當殺須便去
殺他始得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信不近義豈所謂信因說伊
川講解一字不苟如論語中一項有四說極的當一心之謂
誠盡心之謂忠存於中之謂孚見於事之謂信直是不可移
易如忠恕處前輩說甚多惟程先生甚分曉因問集注說忠
恕謂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此借學者之事以明之在聖
人則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如此則忠恕却有兩用
不知如何曰皆只是這一箇學者是這箇忠恕聖人亦只是
這箇忠恕天地亦只是這箇忠恕但聖人熟學者生聖人自
習中流出學者須着勉強然看此中心恕二字本為學者做工

夫處說子思所謂遠道不遠正謂此也曾子懼門人不知夫
子之道故舉學者之事以明之是即此之淺近而明彼之高
深也

循物無違即是以實但說得較詳

循物無違為信循此事物不違其實

循物無違謂信物之大曰大小曰小此之謂循物無違物之大

曰小小曰大此之謂違於物

問循物無違謂信曰物便是事物信主言而言蓋對忠而說在

已無不盡之心為忠在人無不實之言為信

或問循物無違謂信物是性中之物否曰那箇是性外之物凡

言物皆是面前物今人要高以聖人了便嫌聖人說眼前物

為太卑須要擡起了說如所謂有物有則之物亦只是這眼

前物語言物也而信乃則也君臣物也仁與忠乃則也

問明道伊川以忠信為表裏內外何也曰盡已之謂忠見於事

仁

而為信將彼已看亦得發於我而自盡者忠也他人見得便是信問莫只是一事否曰只是一箇道理問有說信字又不說忠字如何曰便兼表裏而言問有說忠字而不說信字如何曰信非忠不能忠則必信矣又曰且如這事自家見得十分只向人說三分不說那七分便是不信如何是循物無違有人問今日在甚處來便合向他說在大中寺來故程先生曰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於中之謂孚見於事之謂信問伊川曰以實之謂信何也曰此就事而言故曾子言信便就交際上說問范氏以不忠作有我與人以不信作誠意不至游氏以忠為操心以信為立行楊氏以不忠作違仁以不信作違道三說皆推廣非正意先生曰三說不同然操心立行底較得誠意不至有我與人底寬違道違人底疏問傳不習乎曰傳人以已所未嘗習之事然有兩說

謝先生解論語有過處如曾子為人謀而不忠只說為人謀而

上蔡更說平居靜慮所以處人使學者用工不專故說論語孟子惟明道伊川之言無弊和靖雖差低而却無前弊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學聚問辨矣而繼之以寬居信道篤矣而先之以執德弘人心不可促迫須令着得一善又着得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着一般第二般來便未着得如此則無緣心廣而道積也

曾子用心於內工夫已到又恐為人謀而未忠朋友交而不信傳而未習日加省察求欲以盡乎人也先生細思少定曰如何分內外得游氏之說正如此為人謀不忠便是已有未盡處去那裏分作內外果如此則多學而識之者歟

盡已之謂忠盡物之謂信只是一理但忠是盡已信却是於人無所不盡猶曰忠信內外也

問盡物之謂信盡物只是循物無違意否曰是

○道千乘之國章

道千乘之國道治也作開導無義理道之以政方可訓開導做
因說千乘之國疏云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零等不徹曰此等
只要理會過識得古人制度大意如至微細亦不必大段費

力也

問敬事而信疑此敬是小心畏謹之謂非主一無適之謂曰遇
事臨深履薄而為之不敢輕不敢慢乃是主一無適伯有
敬事而信是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之本敬又是信之本閔祖

問道千乘之國一章曰這五句自是五句事只當逐句看是合
當有底無底合當做底不當做底不消如做時文要着兩句
來包說又問程先生云聖人之言兼通上下恐是聖人便見

得道理始終故發言自是該貫眾人緣不見得所以說得一
頭又遺了一頭曰這箇也不干見事但眾人說得自是不足
聖人說話聖人說得自別便是大賢說話也自是不足聖人

蓋聖人說得來自是與人別若眾人非無見如這五事眾人
豈不見得但說時定自是別有閑敷決不及聖人也熹

問道千乘之國章曰龜山說此處極好看今若治國不本此五
者則君臣上下漠然無干涉何以為國又問須是先有此五
者方可議及禮樂刑政曰且要就此五者反覆推尋看又

治國之勢要此五者極好看若每章翻來覆去看得分明若
看十章政道便有長進南軒。賀孫錄

文振說道千乘之國曰龜山最說得好須看此五者是要緊古
聖王所以必如此者蓋有是五者而後上之意接於下下之
情方始得親於上上下下相關方可以為治若無此五者則君

抗然於上而民蓋不知所向有此五者方始得上下交接續
問道千乘之國楊氏云未及為政也曰然此亦是政事如敬事

而信便是敬那政事也節用有節用之政事愛人有愛人之
政事使民有使民之政事這一段是那做底子細思了若無

得

六

卷九

十一

敬看甚事做不成不敬則不信不信則不能節用愛人不節用愛人則不能使民以時矣所以都在那敬字上若不敬則雖欲信不可得如出一令發一號自家把不當事志了便是

不信然又敬須信若徒能敬而號令施於民者無信則為徒敬矣不信固不能節用然徒信而不能節用亦不濟事不節用固不能愛人然徒能節用而不愛人則此財為誰守邪不愛人固不能使民以時然徒能愛人而不能使民以時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惠矣要之根本工夫都在敬字若能敬則下面許多事方照管得到自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說這箇敬字孔子曰修己以敬此是最緊處個

子升問集注云五者相因各有次序曰聖人言語自是有倫序不應胡亂說去敬了方會信信了方會節用節用了方會愛人愛人了方會使民以時又敬了須是信信了須是節用節用了須是愛人愛人須是使民以時如後面弟子入則孝出

則弟謹而信之類皆以此有次第又問學而一篇多是務本之意獨此章言及為政是如何曰此便是為政之本如尊五美屏四惡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之類無此基本如何做去未之

子升問如何信了方能節用曰無信如何做事如朝更夕改雖商鞅之徒亦不可為政要之下面三事須以敬信為主木之云如此凡事都着信不止與節用相繫屬曰固是也

問五事反復相因各有次第曰始初須是敬方能信能敬信方真箇是節用真箇節用方是愛人能真箇愛人方能使民以時然世固有能敬於己而失信於人者故敬了又用信亦有能信於人而自縱奢侈者故信了又用節用亦有自儉嗇而不能推愛他人者故節用了又用愛人愛人了又用使民以時使民不以時却是徒然也明作

道千乘之國五者相因這只消從上順說人須是事事敬方會

信纔信便當定如此若恁地慢忽便沒有成今日恁地明日
不恁地到要節用今日儉明日奢便不是節用不會節用便
急征重斂如何得愛民既無愛民之心如何自會使民以時
這是相因之說又一說雖則是敬又須着信於民只恁地守
箇敬不得雖是信又須着務節儉雖會節儉又須着有愛民
之心終不成自儉而愛不及民如隋文帝之所為雖則是
愛民又須着謀農業不奪其時賀孫

兵伯游問道千乘之國二句反覆相因各有次第曰不敬於事
沒理沒會雖有號令何以取信於人無信則朝儉暮奢焉能
節用不節用則傷財害民焉能愛人若不愛人則不能使民
以時又說既敬了須用信或有敬而不能信者時舉錄作世
記而或失信又用節用有能示信於人而自縱欲奢侈者節
用又用愛人有愛惜官物時舉錄作有而不能施惠於百姓
者愛人又用使民以時使不以時亦徒愛耳又問楊氏謂未

及為政今觀使民以時又以為政曰孟子說不違農時只言
王道之始未大段是政事在時

問敬事而信章五者相承各有次序是能如此而後能如彼抑
既如此更要如彼耶曰能恁地敬便自然信下句又是轉說
節用了更須當愛人愛人了更當使民以時有一般人敬而
不能信有一般人能節用只是吝嗇却不能愛人故能敬便
自然信而敬又不可以不信聖人言語自上說下來也恁地
自下說上去也恁地聖人言語都如此曰信與節用有何相
關曰信是的確若不的確有時節有時又不節

陳希真問須先敬了方可以信先節用了方可以愛人又須是
使民以時是如此否曰這般處從上說下固是一般意思從
下說上又是一般意思如敬事而信固是有人凡事要誠信
然未免有不敬處便是不實有人却知節用然不知愛民則
徒然鄙吝於己本不為民有人知所以愛人却不知勿奪其

時這般處與君子不重則不威一章都用恁地看賀孫

○弟子入則孝章

問弟子入則孝一章力行有餘暇便當學六藝之文要知得事父兄如何而為孝弟言行如何而能謹信語尚未終先生曰下面說得支離了聖人本意重處在上面言弟子之職須當如此下面言餘力則學文大凡看文字須認聖人語脉不可分毫走作若說支離將來又生出病南升

問泛愛衆曰人自是當愛人無憎嫌人底道理又問人之賢不肖自家心中自須有箇辨別但交接之際不可不汎愛爾曰他下面便說而親仁了仁者自當親其它自當泛愛蓋仁是箇生底物事既是生底物便具生之理生之理發出便是愛纔是交接之際便須自有箇恭敬自有箇意思馳本作如何漠然無情不相親屬得聖人說出話兩頭都平若只說汎愛又流於兼愛矣個

○

問而親仁曰此亦是學文之本領蓋不親仁則本末是非何從而知之煮

入出

問行有餘力所謂有餘莫是入孝出弟之理行之綽綽然有餘裕否曰誰敢便道行之有餘裕如汎愛衆而親仁何曾便時有衆之可愛便有仁者於此得以時時親之居常無事則學文講義至事與吾接則又出而應之出孝入弟亦是當孝當弟之時行謹言信亦是如此他時有餘力自當學文萬問則以學文曰此論本末先本後末今人只是先去學文又且驗平日果能孝弟恭謹誠信愛衆親仁乎如此了方學文此五句又以孝弟為本不孝則不能弟不弟而能弟弟亦何用不孝不弟縱行謹言信愛衆親仁亦何用錄

博

歐陽希遜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文在後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文又在先如何曰博學於文也不說道未有行有餘力以上許多事須是先行許多了方可以學文且如世上有人入

不孝出不弟執事不謹出言不信於衆又無愛於仁又不能

親道要去學文實是要去學不得續

汎愛不是人人去愛他如羣居不將一等相擾害底事去聒噪

他及自占便宜之類是也無弟子之職以為本學得文濟甚

事此言雖近旨箇行得亦自大段好文是詩書六藝之文詩

書是大槩詩書六藝是禮樂射御書數古人小學便有此等

今皆無之所以難問集注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

成法識事理之當然六藝如何考究得成法曰小學中一事

具得這事之理禮樂如知所以為禮樂者如此從此上推將

去如何不可考成法緣今人都無此學所以無考究處然今

詩書中可考或前言往行亦可考如前輩有可法者都是人

須是知得古人之法方做不錯若不學文任意自做安得不

錯只是不可先學文耳子夏矯枉過正放重一邊又或重了

不似此章聖人說得兩無欠缺如棘子成矯當時文弊說得

質太重子貢又矯棘子成之弊却道文猶質也質猶文也都

偏了惟聖人之心和平所謂高下小大皆宜左右前後不相

悖說得如此盡期作

問集注云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識事理之當然且上五件條

目皆天理人倫之極致能力行則必能識事理之當然矣如

集注之說則是學文又在力行之先曰若不學文則無以知

事理之當否如為孝為弟亦有不當處孝於事親然事父之

敬與事母之愛便別了卓

不學文則事事做不得節

胡氏解則以學文謂古者有業文之家今觀微子之公喟蔡仲之

命左傳中數處語命大抵文意相類及以闕官教武未章觀

之誠恐古人作文亦須有箇格樣通相祖述必大

○賢賢易色章

問賢賢易色有兩說曰只變易顏色亦得但覺說得太淺斯須

之間人誰不能未知他果有誠敬之心否須從好色之說便見得賢賢之誠處

問變易顏色章在待臨時易色未善曰亦不必如此說只是下面致其身竭其力太重變易顏色太輕耳可學

敬之問賢賢易色有二說曰變易顏色有為為之者不若從上蔡說易其好色之心方見其誠也德明

問賢賢易色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夫遠遠色則其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已分明說了

事父母能竭其力凡事當盡力為之不可換推只做七八分留兩三分

或問事君致其身曰致身一如送這身與他便看他將來如何使時舉

事君能致其身集注謂不有其身是不為己之私計也明作表子節問賢賢易色章曰賢賢好德也會志也問學也只是理

會許多事時舉

漢臣說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先生曰此還是已學邪蓋人

固是資稟自好不待學而自能盡此數條者然使其為學則亦不過學此數者耳故曰人雖以為未學而吾必以為已學也時舉

問賢賢易色章為學之道只要就人倫上做得是當今既能如此雖或以為未學我必以為已學曰必竟是會學未學曰先生所謂非其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曰看得是曰今日本

欲看君子不重不威一章又見稍長不敢貪多曰慢看不妨只要常反覆玩味聖人旨要尋見落着處又云近覺多病恐

來日無多欲得朋友勇猛近前也要相博其之心便是公之心一般南井

子夏之言不免有弊蓋孔子上章但是平說子夏此章皆是說到誠處說得重了然今有這樣人若不是他學問來又不是

到誠處說得重了然今有這樣人若不是他學問來又不是

天資高安能如此但子夏說得太濫了故謂其辭氣抑揚太過也變孫

雖曰未學世間也有資稟高會做許多事底但子夏此兩句被他說殺了所以吳氏謂其言之有弊明作

易色須作好德如好色說若作變易顏色恐裏面欠了字多這也只是敬賢之誠問此四事莫是箇處得極至只得如此否曰這地位儘高問伊川曰學求如是而已如何曰這却和學字說在裏面子夏本言却不須學底意思吳才老以子夏此言與子路何必讀書之說同其意固善然其弊皆至於廢學若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就有道而止焉可謂好學之類方為聖人之言此說却好子夏既說殺了雖是上面說務本終不如聖人之言幹

吾必謂之學矣子夏此話說得激有矯枉過直意思聖人便不如此且看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少渾成他意只欲反本

故說得如此激如棘子成說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這便全是有激之論子貢說文猶質也質猶文也這也有病質與文似不同一言可以喪邦有諸聖人便說言不可若是其幾如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又說如其善而莫之違固是好如不善而莫之違不幾乎一言而喪邦如禮與其善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都是偏就其間論之便須說者與易有輕重聖人說話都自恁地平向伯恭見此說甚以為看得出賀孫林一之問賢賢易色章曰他是重其所重輕其所輕固為激切之辭覺得那一邊偏重聖人言語便平如曰禮與其善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說禮只專是儉喪只專是戚也砥美則說賢之易色一章先生接集注所云此不若上章但竭力等事比上面學孝弟之類較重所以子夏謂吾必謂之學矣義剛

或問夫子三則以學文子夏言吾必謂之學矣兩章曰聖人之

言由本及末先後有序其言正無險絕之音字夏則其言
傾側而不平正險絕而不和易狹隘而不廣大故未免有弊
然子夏之意欲入務本不可謂之不是但以夫子之言比之
則見其偏之若此也

○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君子不重則不威既曰君子何以不重不威此是大槩說君子
之道如此主忠信是誠每具無偽樸實頭主字最重凡事靠他
做主程子曰不誠無物謂如去水南却說去水北實不自去
水北便無言去水北一事

每言事飛揚浮躁所學安能堅固故學則不固與不重不威
只一套事

主忠信忠以心言信以事言以實之謂信振

主忠信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人若不忠信如木之無本水
之無源更有甚底一身都空了今當畏看自身能盡已心

能不違於物乎若未盡已之心而不違於物則是不忠信凡
百處事接物皆是不情實且謾為之如此四者皆是身修之
要就其中主忠信又是最要若不主忠信便正衣冠尊瞻視
只是色莊為學亦是且謾為學取朋友未必盡情改過亦未
必真能改過故為人須是主忠信學而一篇再三言之南升
問明道曰不誠則無物如何曰實有此理便實有此事且如今
向人說我在東却走西去那一邊便成妄誕了問伊川曰忠
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何也曰以人言之則為忠信不
以人言之則只是箇實理如誠者天之道則只是箇實理如
惟天下之至誠便是以人言之餘

問集注不誠無物一節曰心無形影惟誠時方有這物事今人
做事若初間有誠意到半截後意思懶散謾做將去便只是
前半截有物後半截無了若做到九分這一分無誠意便是
這一分無物時舉

問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曰凡應干事物之來皆當盡吾誠心以應之方始是有這箇物事且幹一件事自家心不在這上這一事便不成便是沒了這事如讀書自家心不在此便是沒這書賀孫

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只是眼前事物都喚做物若誠實方有這物若口裏說莊敬肚裏自慢忽口裏說誠實肚裏自狡偽則所接事物還似無一般須是實見得是實見得非截定而不可易方有這物且如欲為善又有箇為惡意思欲為是又有為非意思這只是不實如何會有物賀孫

問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曰說道恁地又不曾真箇恁地便是不誠無物說道為善又不曾為得善說道惡惡又不曾不為惡便是無此物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如人做事只至誠處便有始有末才間斷處以後便皆無物忠信所以進德是有這骨子然後能進德如顏子三月不違仁只未達以前

便有始有末才失照管處便無物矣又須到再接再續處方有終始惟天地聖人未嘗有一息間斷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何嘗間斷間斷造化便死了故天生箇人便是箇人生出箇物便是箇物且不曾生箇假底人物來伴思問如陰陽并錯雨暘失時亦可謂之誠乎曰只是乖錯不是假底依舊是實在人只是不要外面有裏面無且如讀書十遍初四遍心在後六遍心不在只是口頭讀過便只第一遍至第四遍是始是終第六遍後便只似不曾讀一般便是無物也又問吾不與祭如不祭是不誠無物否曰然伯羽在忠信不誠無物曰說人道為善又不曾為得善說道惡惡又不曾不為惡便是無物曰說人道做事只至誠處便有始有末才間斷處便無物天造如人聖人德業未嘗有一息之問繼天而後生問出亦一箇物便是一箇物更無別處生問繼天而後生問時亦可謂之誠否曰雖是誠亦只是誠賀孫

無友不如己者與勝己者處也人傑

問母友不如已作不與不勝已友則他人勝已者亦不與之友
曰不然人自是要得臨深以為高蘇

問無友不如已者與勝已字如何曰勝已便是如已之意人交
朋友須求有益若不如我者豈能有益仍是朋友才不如我
時便無敬畏之意而生狎侮之心如此則無益義剛

友不如已者自是人一箇病周恭叔看得太過了上焉者吾師
之下焉者若是好人吾教之中焉者勝已則友之不及者亦
不拒也但不親之耳若便佞者須却之方可璣

問集注謂友以輔仁不如已則有損而無益今欲擇勝已者與
之為友則彼必以我為不及而不肯與我友矣雖欲友之安
得而友之曰無者禁止之辭我但不可去尋求不如已者及

其來也又焉得而却之推此則勝已者亦自可見道夫
趙兄問無友不如已者曰凡人取友須是求勝已者始有益且
如人學作文須是與勝已者商量然後有所發明若只與不

如已者商量則好者彼或不知不是彼或不識我又只見其
不勝已渾無激勵之意豈不為害趙曰然則有不勝我者終
不可與處乎曰若不勝者來求於我則不當拒之也聖人此

言但教人求友之法耳朱祖
問無友不如已者伊川以為同志何如曰此求之過大凡師則
求其賢於已者友則求其勝者至於不肖者則當絕之聖人

此言非謂必求其勝已者今人取友見其勝已者則多遠之
而不及已則好親之此言乃所以救學者之病可學

問無友不如已者曰這是我去求勝已者為友若不如我者他
又求來我這便是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也前輩說這一句
多是被不如已者不與為友底意思礙却便說差了其言本

不相背時舉
吳知先問過則勿憚改曰程子所謂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
曲折專在速改字上着力若今日不改是壞了兩日事明日

不改是壞了四日事今人只是憚難過了日子蘇最要在速
字上着力凡有過若今日過愈深則善愈微若從今日便改則善可自此而積
今為學約而易操者莫如敬敬則凡病皆可去如不重則不成
章敬是總腦不渾在散句裏必敬而後能不輕如主忠信亦
先因敬不敬則誕謾而已何以主之母友不如已亦然重亦
不難見如人言語簡重舉動詳緩則厚重可知言語輕率聽
得便說說則無能得了舉動輕肆飛揚淺露其人輕易可知

朱子語類卷第二十二計七教

論語四

學而篇下

慎終追遠章

謹終追遠伊川云不止為喪祭推之是如此但本意只是為喪祭
王問伊川謂不止喪祭此說如何曰指事而言恐曾子當初只
是說喪祭推此意則每事都要存這些子雉
謹終追遠專主喪祭而言若看得喪祭事重時亦自不易只就
喪祭上推亦是多小事或說天下事皆要謹終追遠亦得惻
胡叔器問追遠是親否曰言追則不是親了包顯道問遠祖時
人不解更有追念之意想只是親曰只江南來不如此湖北
人上墳不問遠祖也哭這却好人之一身推其所自則必有
本便是遠祖畢竟我是它血脉若念及此則自不能無追感
之情且如今老人不能得見箇孫子今若便見十世孫時也

是

惜畢竟是自家骨肉人只得不思量到這裏所以追感之誠不至也義剛

陳仲亨說民德歸厚先生問如何謂厚是有餘之意陳未達曰謂如此已自得了更添些子恰似着衣如此已暖了更加一

件是之謂厚厚對薄而言若我未厚民自是趨從薄處去問程子云推而至于天下之事皆能慎其終不忘於遠如何曰

事事皆要如此謹終則未稍須是理會教盡不忘於遠遠是人易忘且如今追封人及祖父等事這是以遠恩澤人多是

據眼前有功者有賞而無久而不忘底意思這般事若能追念起來在己之德既厚而民心亦有所興起賀孫

○夫子至於是邦章

敬子問夫子溫良恭儉讓曰此子貢舉夫子可親之一節溫之

一事直若論全體須如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德明

問溫是德地溫和深厚良是德地簡易正直恭是端嚴恭敬儉

是省約有節讓是謙遜自卑曰良字論未是良即是良善猶

今言善人所謂易乃樂易坦易之易直如世人所謂白直之

直無姦詐險詖底心如所謂開口見心是也此章亦須見得

聖人不求人而人自求之意南升

或問良何以訓易直曰良如今人言無曉崎為良善無險阻密

蔽又曰易平易和易直無屈曲節

李問良如何訓易直曰良善之人自然易直而無險詖猶俗言

白直也雉

問良易直之義曰平易坦直無許多艱深纖巧也錄

亞夫問良何以為易直曰只是平易白直而已因舉韓詩外傳

有一段與樂記相似但易直子諒之心生矣處改子諒二字

為慈良此却分明也時舉

問良易直也如何曰此心不傾險不應戾自是平易簡直樂記

言易直子諒之心昔人改子諒依慈良看來良字却是人之

初心慈愛良善便是元者善口之長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
不忍人之心皆是這般心聖人教人先要求此心正為萬善
之總處寓

從厚一
作從後

閑儉就那處看曰儉只是用處儉如衣冠服飾用度之類寓
儉謂節制非謂儉約之謂只是不放肆常收斂之意明作
聖人之德無不備非是只有此五者但是此五者皆有從厚謙
退不自聖底意思故人皆親信而樂告之也夢孫

伯游問溫良恭儉讓一章曰最要看得此五字溫是如何氣象
良是如何氣象恭儉讓又是如何深體之於我則見得聖人
有不求人而人自即之底意思今人却無非是求自請舉以
往並是求人雖做宰相地位也是恁地縱不肯明求也須暗
地結托蓋以求人為常而不知其為非也學而一篇多是先
以此教人如人不知而不愠如巧言令色如不患人之不已
知皆是雖中庸亦多此意如衣錦尚絺皆是且要理會那不

求底道理時舉

龜山解夫子溫良恭儉讓有暴慢後恭等語正淳以為暴慢後
恭誠所當戒而先生以為其流至於為人似不然之曰暴慢
後恭固所當戒但不當於此言龜山說話常有些畏罪福底
意思在不知聖人溫良恭儉讓是自然常如此非欲為是以
求聞政也賀孫

父在觀其志章

論父在觀其志曰此一句已有處變意思必有為而言節
父在觀其志沒觀其行孝子之志行也人傑

觀志觀行只是大槩須是無改方見得孝若大段悖理處又自
當改此特言其常耳明作

邵漢臣說父在觀其志一章曰父在時使父賢而子不肖雖欲
為不肖之事猶以父在而不敢為然雖無甚不肖之行而其
志可知矣使子賢而父不肖雖欲為善事而父有所不從時

有勉强而從父之為者此雖未見其善行而要其志之所存則亦不害其為賢矣至於父沒則已自得為於是其行之善惡可於此而見矣父在時子非無行也而其所主在志父沒時子非無志也其所主在行故子曰云云也

問此章上二句見守身之行下一句見愛親之心曰也不必做兩截說只是折轉說上二句觀人之大槩下一句就觀其行細看其用心之厚薄如何行雖善矣父道可以未改而輕率改之亦未善也伯尹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道猶事也言道者尊父之詞歟或問三年無改曰是有可改而未十分急者只得且存之父在則子不得專而其志却可知父沒則子雖得專而其不改之意又可見此所謂孝祖道

三年無改謂是半上半下底事在所當改者但不可忽遽急改之若有死其親之心有揚其親之過之意待三年然後徐改

之便不覺若是大故不好底事則不在此限耳

才說三年無改便是這事有未是處了若父之道已是何用說無改終身行之可也事既非是便須用改何待三年孝子之心自有所不忍爾若大段害人底事須便改始得若事非是而無甚妨害則三年過了方改也

問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只就孝子心上看孝子之心三年之間只思念其父有不忍改之心曰大槩是如此但其父若有聖賢之道雖百世不可改此又就事上看且卿云游氏所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處亦好看

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爾謂此事當改但三年之間孝子之心有所未忍改耳向時南軒却改作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耳其與說若如此說則雖終身不改可也此章之意則云此事必當改但可以未改耳三年過則必當改也個問若父有大段不是底事妨國害政者只得便改

豈可必待三年曰若有大段不是須是便改或曰孟莊子之
 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與此
 同否曰不同此章是言父之所行有不善而子不忍改乃見
 其孝若莊子之父獻子自是箇賢者其所施之政所用之臣
 皆是莊子能不改之此其所以為難問若然則何足以為難
 曰子孫不能守父之業而輕改之者多矣莊子乃能守之非
 難能而何先儒以為莊子之賢不及獻子疑其不能守父之
 政不能用父之臣而莊子乃能不改此其所以為難能也此
 說得之個

游氏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此正是說得謹密處聖人之
 意亦正如此若以可改而未改則三年之後四年改之其意
 如何既合於道雖終身守之可也矣止三年若不合於道如
 盜跖之所為則不得不改若其事雖不善無甚緊要亦姑守
 之以待三年若遽改之是忘其親也其舊日朋友亦看此處

不透與南軒論他却改作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者此語與在
 所當改者太爭在所當改正是這樣事若不改則不當於理
 若要改則亦未為急故遲之者以孝子之心不忍也子蒙
 三年無改游氏此解極好向時歛未改作可以改可以未改却
 不是但此章必有為而發然無所考文曰死其親而暴其過
 孝子所不忍為義剛

諸說唯游氏說得好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此說極穩此正指
 在所當改可以未改處深味之孝子之心可見錄
 問或說不故事父之道又說不改父在所行之道二說與釋朱
 生反而問之彼從何說曰不改父在所行之道恐是曰然豈
 舉游氏可以改而未改者所謂三年云不必改者此說却切
 當若說道不可改雖終身守之可也豈止三年乎此為在所
 當改而可以遲遲三年者也自新法之行諸公務為緣飾文
 致一詞將此一句辯論無限而卒莫之合也寓

或問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曰觀其文意便是父在時其子志行已自有與父不同者然於此三年之間必能不改父道乃見其孝不然所行雖善亦未得為孝此必有為而言然緊要在看游氏尹氏兩節意錄

戴智老問近見先生說此章疑聖人有為而發曰聖人之言未
有若此曲折者疑當說時亦有事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
故聖人言此又云尹氏說得孝子之心未說得事若如其說
則孔子何必更說三年無改必若游氏說則說得聖人之意
出錄

三年無改尹氏說得心於事上未盡勝於事理上說得好故
并載之使互相發明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諸先生之說有過者謂有不及者謂不
有至當者須要將去辨別豈可不讀書日振

禮之用和為貴章

先生問學者今人行禮多只是嚴如何得他和答者皆不契曰
只是要知得禮合如此所以行之則和緩而不迫蓋聖人制
禮無一節是強人皆是合如此且如孔子與上大夫言時自
然言言與下大夫言時自然侃侃在學者須知道與上大夫
言合用言言與下大夫言合用侃侃便自然和言謂言與
說得數句好云自斬至總衣服異等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
公至阜隸儀章異制上下之分莫敢爭皆出於性之所有循
而行之無不中節也此言禮之出於自然無一節強人須要
知得此理則自然和黃有開因舉先生舊說云直如父坐子
立君尊臣卑多少是嚴若見得父合坐子合立君合尊臣合
卑則無不安矣曰然

直卿言禮之用和為貴今觀內則一篇則子事父母之禮亦嚴
矣然下氣怡色則和可知也觀玉藻則黨所載則臣之事君
禮亦嚴矣然一爵而言言一爵而油油若在與與則和可知

也曰如此則和與禮成二物矣須是見得禮便是和乃可如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可謂至嚴矣然而自肯甘心為之
而無厭倦之意者乃所以為和也至嚴之中便是至和處不
可分做兩截去看道夫

此

伯游問禮之用和為貴云禮之體雖截然而嚴然自然有箇攝
節恭敬底道理故其用從容和緩所以為貴若徒知和而專
一用和必至於流蕩而失禮之本體今人行事莫是用完全
禮之體而雍容和緩以行之否曰說固是恁地却如何做功
夫伯游云順理而行先生又遍問坐上諸友叔重曰知得是
當然之理自甘心行之便自不拘迫時舉云其初須持敬持
之久則漸熟熟處便和曰要須是窮理始得見得這道理合
用恁地便自不得不恁地如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固是用恁
地如入公門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過位踉蹌如也苟不知
以臣事君合用如此終是不解和且如今人被些子燈花落

手便說痛到灼艾時因甚不以為痛只緣知道自家病合當
灼艾出於情願自不以為痛也若要放教和却便是知和而
和矣時舉錄

呂問禮之用和為貴先生令坐中各說所見錄曰頃以先生所
教思之禮者天理節文之自然人之所當行者人若知得是
合當行底自甘心行之便自不拘迫不拘迫所以和并非外
面討一箇和來添也曰人須是窮理見得這箇道理合當用
恁地我自不得不恁地如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固甚用恁地
如入公門鞠躬在位踉蹌父坐子立苟不知以臣事君以子
事父合用如此終是不解和譬之今人被些子燈花落手便
須說痛到灼艾時因甚不以為苦緣它知得自家病合用灼
艾出於情願自不以為痛也錄因問如此則這和亦是自然
之和若所謂知和而和却是有心於和否曰知和而和離却
禮字禮之用和是禮中之和知和而和是放教和些端放教

和便是離知禮？錄

問禮之用和為貴曰禮中自有和須是知得當如此則行之自
然和到和處方為美因舉龜山與僉宗博說逐日會職事茶
事其人云禮起聖人之偽今日會茶莫不消得如此龜山曰
既是不消得因何又却會茶其人曰只為心中打不過龜山
曰只此打不過處便是禮非聖人之偽禮之用和為貴只為
不如此則心有不安故行之自和耳錄

問禮之用和為貴曰禮如此之嚴分明是分彙不可犯却何處
有箇和須知道吾心安處便是和如入公門鞠躬如此須是
如此吾心方安不如此便不安才不安便是不和也以此見
得禮中本來有箇和不是外面物事也又問知和而和是如
何曰知和而和却是一向去求和便是離了禮且如端坐不
如箕踞徐行後長者不如疾行先長者到這裏更有甚禮可
知是不可行也時奉

禮之用和為貴見君父自然用嚴敬皆是人情願非由抑勒矯

拂是人心固有之同然者不待安排便是和才出勉強便不

是和聖人品節裁限使事事合於中正這箇當在這裏那箇

在那裏更不得過才過便不是禮若和而知限節便是禮

禮之用和為貴和是自家合有底發見出來無非自然續

或問禮之用和為貴曰禮是嚴敬之意但不做作而順於自然

便是和和者不是別討箇和來只就嚴敬之中順理而安泰

者便是也禮樂亦是如此看祖道

或問禮之用和為貴君臣父子之間可謂嚴矣若不和則情不

通曰不必如此說且以人之持敬若拘迫則不和不和便非

自然之理人傑

問禮之用和為貴莫是禮之中便有一箇和莫是在用處曰禮

雖主於嚴其用則和因幸礼主於減樂主於盈一節問禮樂

二字相離不得曰也須看得各自為一物又非判然二物又

禮

曰天下之事嚴而不和者却少和不節之以禮者常多謙
邵問禮之用和為貴曰如人入神廟自然肅敬不是強為之禮
之用自然有和意又問和便是樂否曰也是禮中之樂未便
是樂樂中又有禮如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又是樂
中之樂

禮之和處便是禮之樂樂有節處便是樂之禮個

問禮以全躰言何故用和曰如此則不消得樂振

小大由之言小事大事皆是箇禮樂合於禮便是樂故通書云

陰陽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阜

問禮之用和為貴是在禮中知和而和是在禮外曰只為

它知和而和都忘却禮耳銖

有禮而不和則尚是存得那本之體在若只管和則併本都忘

了就這兩意說又自有輕重義剛

問

周舜功周從容不迫如何謂之和曰只是說行得自然如此無

牽

那牽強底意思便是從容不迫那禮中自有箇從容不迫不

是有禮後更添箇從容不迫若離了禮說從容不迫便是自

禮主於敬而其用以和為貴然如何得他敬而和着意做不得

才着意嚴敬即拘迫而不安要放寬此又流蕩而無節須是

真箇識得禮之自然處則事事物物上都有自然之節文雖

欲不如此不可得也故雖嚴而未嘗不和雖和而未嘗不嚴

也又曰和便有樂底意思故和是樂之本閱祖

問集註云云上一截將從容不迫說禮之用和為貴甚分明但

將從容不迫就下一截禮驗竟得未通如鄉黨一書也只是

從容不迫如何却會不行若會從容不迫必不會無節曰只

是立心要從容不迫不得才立心要從容不迫少間便都放

倒了且如聖人恭而安聖人只知道合着恭自然不待勉強

而安才說要安排箇安便添了一箇賀孫

體

問知和而和是從容不迫曰從容不迫雖是和然其流遂至於
縱而無節又曰孝者而今但存取這心這心是箇道之本領
這心若在這義理便在存得這心便有箇五六分道理了若
更時時拈掇起來便有箇七八分底道理阜

仁甫問集註載程子礼樂之說何如曰也須先是嚴敬方有和
若直是盡得敬不會不和臣子入朝自然極其敬恭也自和
這不待勉強如此是他情願如此便自和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兄兄弟弟夫婦朋友各得其位自然和若君失其所以為
君臣失其所以為臣如何會和如諸公在此坐都恁地收斂
這便是和若退去自放肆或乖爭便是不和通書說礼理也
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
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礼先而樂後說得最好易說
利者義之和利只在義之和義本是箇割截裁制之物惟施
得宜則利此所以為利從前人說這一句說錯如東坡說道

和 都

利所以為義之和他把義做箇慘殺之物看了却道得利方
和利是乾卦一德如何這一句却去說義兼他全不識義如
他處說亦然又曰有所不行只連下面說方通如曰有所不
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如易裏說其唯聖
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賀孫

問集注云和者心以為安而行之不迫後又引程子云恭而安
別而和二句竊謂行而不迫只說得恭而安却未有別而和
底意思曰是如此後來集注却去了程說柯

問伊川曰別而和別字如何曰分雖嚴而情却通如知和而和
執辭不完却疑記錄有差集義

問上蔡謂禮樂之道異用而同體還是同出於情性之正還是
同出於敬曰禮主敬敬則和這便是他同體處道夫

問禮樂之道異用同體如何曰禮主於敬樂主於和此異用也
皆本之於一心是同體也然敬與和亦只一事錄云敬與和

氣血元氣
交密之狀
磅礴混同
貌又廣被
也又充塞

能敬曰和是碎底敬是合聚底和蓋發出來無不中節使
是和中處不砥中錄云便發出來和無敬與和猶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碎也便不敬是砥中錄云便發出來和無敬與和猶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二便中不敬是砥中錄云便發出來和無敬與和猶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哀也樂未發之便中便發出來和無敬與和猶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在分裏坐便中便發出來和無敬與和猶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若這存於此則氣不箇便發出來和無敬與和猶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但敬薄自然和氣不箇便發出來和無敬與和猶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問禮樂同體是敬與和同出於一理否曰敬與和同出於一心
曰謂一理如何曰理亦說得然言心却親切敬與和皆是心
做曰和是在事否曰和亦不是在事在心而見於事
童問上蔡云禮樂異用而同體是心為體敬和為用集注又云
敬為體和為用其不同何也曰自心而言則心為體敬和為
用以敬對和而言則敬為體和為用大抵體用無盡時只管

恁地移將去如自南而視北則北為其南為南移向其又則
其中又自有南北體用無定這處體用在這裏那處體用在
那裏這道理儘無窮四方八面無不是千頭萬緒相貫串以
指旋曰分明一層了又一層橫說也如此豎說也如此翻來
覆去說都如此如以兩儀言則太極是太極兩儀是用以四
象言則兩儀是太極四象是用以八卦言則四象又是大極
八卦又是用錄少異道夫

問禮樂之用相反相成曰且如而今對面端嚴而坐這便是禮
合於禮便是和如君臣之間君尊臣卑其分甚嚴若以勢觀
之自是不和然其實却是甘心為之皆合於禮而理自和矣
且天子之舞八佾諸侯六大夫四皆是當如此若天子舞天
子之舞諸侯舞諸侯之舞大夫舞大夫之舞此便是和若諸
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此便是失禮失禮便不和易言利者
義之和也若以理言之義自是箇箇制底氣象有禮然不可

犯便似不和矣其實具知和若臣而僭君子而犯父不安其分
便是不義不義則不和矣孟子云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
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即是這意思只是箇依本分若依得本
分時你得你底我得我底則自然和而有別若上下交征利
則上下相攘相奪便是不義不和而切於求利矣老蘇作利
者義之和論却把利別做一箇物來和義都不是了他於理
無所見只是胡亂恁地說去卓

問諸先生以和為樂未知是否曰和似未可便說樂然亦有樂
底意思

○信近於義章

問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曰如今人與人要約當於未言之前先
度其事之合義與不合義合義則言不合義則不言言之則
其言必可踐而行之矣今不先度其事且鶻突恁地說了到
明日却說這事不義我不做則是言之不可踐也言而不踐

則是不信踐其所言又是不義是不先度之故卓

凡言須先度是非可否果近於義而後言則其言可踐恐不近

於義其言將不可復也曉

問言可復也曰前輩說都是說後來事如說出話了後看是義
與不義方理會復與不復若是恁地更不消說也得其看來
是要人謹於未發皆是未交際之先類

問信近義恭近禮何謂近曰近只是合古人下字實今日就近上
說雖未盡合義亦已近義了雖未盡合禮亦已近禮了信類

吳問信近於義曰與人要約不是當不問行得行不得次第踐
其言則害於義不踐其言則害於信須是合下要約時便審
令近義致恭亦亦然若不中節不失之過則失之不及皆是取
辱潘子善因言近字說得寬曰聖賢之言不迫切錄

或問信近於義莫便是合義恭近於禮莫便是中禮先生曰近
亦是對遠而言遠於義則言不可復遠於禮則必不能遠耻辱

或問集注云約信而合其宜致恭而中其節合其宜便是義中其節便是禮如何是近義近禮曰此亦大綱說如巧言令色鮮矣仁之意然只得近於義近於禮亦好是便合其宜中其節更好廣

問如何得約信而合其宜曰只是不妄發曰萬一料事不過則如之何曰這却無可奈何却是自家理不明爾問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耻辱這耻辱是在人在己曰兼有在裏且如見尊長而拜禮也我却拜被詰問則無以答這便是為人所恥辱有一般人不當拜而拜之便是諂諛這則可恥可辱者在我矣

因不失其親親如親仁之親臥親可宗

因如今人云倚靠人之意宗却是主字如主顏雖由之主必

因如因徐辟之因因猶傍也親又較厚宗則宗主之又較重門漢因仍苟且曰因仍與苟且一樣字因仍猶因循苟且是曰

佞地做一般入初間不謹擇便與他交下梢他有氣執便道是我來宗他豈不被他累孔子當時若不揀擇去主懸疽便被壞了高

所依不失其所可親之人亦可宗而主之矣主猶主顏雖由之主蓋當時羈旅之臣所至必有主須於其初審其所可親者從而主之可也賈路

宗主也宗者可以久而宗主一如夫子於衛主顏雖由則可親之人若主懸疽與等入瘠環便是不可親之人此是教人接人底道理也時舉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三字有淺深輕重因乃泛言親則近之矣宗則尊之也如孔子於衛或舍於寺人瘠環之家然謂之親則不可可尊

問亦可宗也曰我所親之人將來便可為吾之宗主主如主顏雖由之主且如此人不可親而吾乃親之若此人他日得志

接我以進則是我失其所主矣陳子翁曾受蔡平下之薦後來
擢脫不得乃是失其所親者也人傑

漢臣說因不失其親曰與人交際當謹之於始若其人下來不
可宗主則今日莫要親他若今日苟且過了與之相親則下
來所宗非其可宗者矣時舉

因字輕宗字重初間若不子細胡亂與之相依下梢却是宗他
了且如做官與箇至不好底人往來下梢忽然為他所薦舉
便是宗他賀孫

正淳問亦可宗也曰如今初間與好人相親後來受他薦舉辟
差便是着宗他此是前不失親後亦別也賀孫

問因不失其親曰因字最輕偶然依倚他此時使須物色其人
賢與不賢後去亦可宗主如韓文公與崔群書所論交往或
其人後不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亦不可處相似拈

問因不失其親曰而今與人同官也是相親將來或用它薦舉
因它超權便着宗主它如所親者不善安知它異曰不能薦

舉我超擢我便是着宗主它這箇便是失其所可宗者信近義
恭近禮因不失其親此三句是今日下事言可復家耻辱亦
可宗是將來底事鐵章

此一節須作兩截看上面恭近於禮信近於義因不失其親是
接物與人之初下數句却是久而無弊之效但當初合下便
須著思量到無弊處也時舉

問信近於義一段曰未說者不必信只是信人宜且如一人
相約為事已許之少間却不行是不合義不可踐矣恭凡致
敬皆恭也禮則辨其異若與上大夫接而用上大夫之恭是
不及也與下大夫接而用上大夫之恭是過也過與不及必
取辱矣可學

問信近於義一章曰約信事甚多人與人約做一件事須是合
當做底事方可與之約則所約之言方可行如不可約之事

則休與之約謂其不可行也。聞未近於禮，謂致敬於人，須是合當加禮之人。曰：不是加禮，如致敬於人，當拜於堂上，乃拜於堂下，當揖却拜，皆是不中節，適以自取辱，因不失其親，謂依賴於人，須是得箇正當可親近之人，而後可以宗。主曰：也是如此。更子細推去，又問集注人之言行交際一段，恐言是約信行是致敬，交際是依人。曰：大綱如此，說皆交際也。言可復便是行。商升。

此一章皆是言謹始之意，只如初與人約，便因思量他日行得方可諾之。若輕諾之，他日言不可復，便害信也。必大段言云若行便與他約，次第若行不得，便成脫空。恭近於禮，且如合當在堂上拜，却下堂拜，被人非笑，固是辱。合當堂下拜，却在堂上拜，被人斥罵，亦是辱。因失其親，且如此人不好，初去親，他時少不害，將來主之便錯了，須是揀擇，且得是好，方可親他。且如趨事上位，其人或不可親，既去親了，他一日或以舉狀與我，我受了，使用主

之主，非其人，雖悔何及。大率有子說底言語，與澁難曉裏面，盡有滋味，須用子細玩味。明作。

王問：因不失其親，集注舊連上句義禮，後本却如此。曰：後來看得信與義恭與禮，因與親各各是一事，有此兩項。李問：恭近於禮，曰：非止諂媚於人，是取辱之道。若恭不及禮，亦能取辱。且如見人有合納拜者，却止一揖，有合不拜者，反拜他，皆不近禮。不合拜，固是取辱。若合拜而不拜，被他責，我不拜，豈不是取辱。先生因言論語中有子說教章，文勢皆與澁難為人解。

古人文字皆叶韻，如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宗，叶音族。淳

楊允叔問：伊川言信非義，近於義者，以其言可復也。恭非禮，近於禮者，以其遠耻辱也。信恭，因不失近於義，禮亦可宗，敬也。此說如何。曰：某看不當如此說。聖人言語，不恁地連纏要去致敬那人，合當拜却自長揖，則為不及於禮。禮教不至，人必

怒之豈不為辱合當與那人相揖却去拜則是過於礼礼教
過當被人不答豈不為耻所依者須是得其可親之人方可
如一般不好人來薦我是為失其所親須是合下知得此人
是如何於其初謹之可也若失其可親之人而宗之將來必
生悔吝問橫渠說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不義之信寧
身被困辱不徇人以非礼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
之人尹和靖以自警今墨蹟可見不知此說如何曰伊川
說得大遠橫渠說較近傍寓義

知 賤

信近於義章疑上三句是工夫言如能近義則有可復言之理
否曰然人說話固要信然不近義時其勢不可踐踐却使反
害於信矣問橫渠云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
被耻辱不徇人以非礼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踐之
人此却似倒看了文義矣重在下句相似如何曰此便是先
儒舊底說它為感箇也字故然如其解底也字便只是箇也

字又問程先生所解是於文義不合乎是道理未必然乎曰
也是一說但如此說都無緊要了如橫渠說底雖似倒猶有
一截工夫程先生說底其便曉未得直卿云他猶可也中一
句最難說曰他有說不倒時伯羽又問謝氏說未云欲免此
惟學而已故人貴乎明善此雖無謹始慮終之意然大段意
好否首肯之曰然人固貴乎學但學字是平音當如此此是說
事之發慮當思也伯羽

問程先生說如何曰信近於義以言可復他意思要說也字出
恐不必如此說范氏說如何曰范說不甚好恭近於禮恭合
下便要近禮信近於義信合下便要近義故其言可復耻辱可
遠信似與人相約莫要待得言不可復時欲復則言便失義
不復便失信恭只是低頭唱喏時便看近禮與不近禮問大人
言不必信又如何曰此大人之事大人不拘小節變通不拘且
如大人不是合下便道我言須是不信只是到那箇有不必信

處須着如此學者只要合下信便近義恭便近禮樂

○君子食無求飽章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須是見得自家心裏常有箇合宜者緊
底道理此類自不暇及若說道要在此地者緊都不濟事

問敏於事而謹於言先生謂不敢盡其所有餘如何曰言易得
多故不敢盡行底易得不足故須敏又曰行常苦於不足言
常苦於有餘謙之

問食無求飽一章先生嘗語學者曰此須是反覆看其意如何

曰若只求安飽而不謹言敏行有甚意思若只謹言敏行
而不就正於有道則未免有差若工夫不到則雖就有道亦
無可取正者聖人之言周備無欠闕類如此中庸尊德性道

問學數語亦此意廣

事難行故要敏言易出故要謹就有道而止其言行之是非蓋
求飽求安是其存心處敏行謹言是其用工處須是正方得

又曰有許多工夫不能就有道以正其是非也不得若無許
多工夫雖欲正亦徒然又曰敏於事是合當做底事須便要
做了明作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而不敏於事不謹於言也未是好學若不
能恁地則就有道而正焉又是正箇甚麼但能敏事謹言而
不就有道而正也不得這裏尚折一句不得義剛

就有道而正焉若先無本領就正箇甚然但知自做工夫而不
就正於有道未必自家見得便是反覆兩邊看方盡大抵看
文字皆當如此問祖

就有道而正焉須是上面做得許多工夫既有根本方可就正
於有道或錄云禪者須先有禪家云三家村也有叢林須是
自去做工夫得七八分了方來從師有質正當此時一兩句

便可剖判今來此處旋學也難又云能久從師云也好南
問就有道而正焉只是正上面言與事否曰不是說上句大樂

言每用取正於有道之人若是說上句居無求安食無求飽

敏事謹言皆自當如此又何用取正耶

貧而無諂章
貧無驕貧無諂隨分量皆可着力如不向此上立得定是入門便差了士衆

蓋其問貧而無諂一章大意謂人必當如此曰不是說必若如此此但人且要就自身已上省察若有諂與驕之病且就這裏克治賀

問富而好禮曰只是不奢侈凡事好循理不恁地勉強好有樂意便全不見那驕底意思有人亦合禮只是勉強如此不是好禮

曾光祖云貧而無諂富而無驕須是先能如此方可以到那樂與好禮田地曰不特此章如此皆是恁地如適來說食無求飽樣也是恁他義剛

可學云無諂無驕尚有貧富之心至樂好禮則忘之矣曰貧而諂富而驕最不好添一無字恰遮蓋得過樂與好禮乃於此上加功可學

問貧而樂如顏子非樂於簞瓢自有樂否曰也不消說得甚大樂是貪則易諂富則易驕無諂無驕是知得驕諂不好而不為之耳樂是他自樂了不自知其為貧也好禮是他所好者禮而已亦不自知其為富也曰然則二者相去甚遠乎曰也在人做到處如何樂與好禮亦自有淺深也消得將心如此看且知得是爭一截學之不可已也如此伯玉

貧而無諂富而無驕與貧而樂富而好禮此無次序只看資質與學之所至如何資質美者便自能貧而樂富而好禮如未及此却須無諂而後能樂能無驕而後能好禮也

童問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是學要造其精極否曰看文字要脫灑不要粘滯自無諂無驕者言之須

他

更樂與好禮方為精極不可道樂與好禮須要從無諂無驕
上做去蓋有人資質合下便在樂與好禮地位不可更回來
做無諂無驕底工夫孔子意微兩人說謂一般人無諂無驕
不若那一般人樂與好禮較勝然子貢意做一人說謂無諂
無驕不若更樂與好禮博

揚問貧而無諂一段曰此是兩節不可如此說世間自有一般
天資高底人合下便能貧而樂富而好禮他已在貧而樂富
而好禮地位了終不成又教他去學無諂無驕問集注說學
者不可忽下而趨高却似有先後不可躐等之意曰自更學
者言之是如此今人未能無諂無驕却要到貧而樂富而
好禮如何得聖人此語正似說兩人一般猶言這人貧而無
諂富而無驕固是好然不似那人貧而樂富而好禮更勝
得他子貢却盡得無諂無驕底了聖人更進得他貧而樂富
而好禮他位高上條疑本同

問子貢問貧無諂言無驕伊川諸說大抵謂其貧殖非若後人
之豐財但此心未忘目今集注謂其先貧後富則是亦嘗如
後世之生產作業矣曰怡是如此聖人既說貧殖須是有此
如此看來子貢初年也是把貧與富煞當事了賀孫

具在父問此章曰後回子貢舉詩之意不是專以此為貧而樂
富而好禮底工夫蓋見得一切事皆合如此不可安於小成
而不自勉也時舉

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切與琢是無諂無驕磋與
磨是樂與好禮集注謂超乎貧富之外者蓋若為貧而樂與
富而好禮便是不能超貧富樂自不知貧好禮自不知富明作
叔蒙問子貢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若只是說夫子樂與好禮
之意又何以謂之告往知來曰他說意思關非止說貧富故
云告往知來賀孫

問知來指何者而言曰子貢於此敘是用工夫了聖人更進他

王
上節以見義理不止於此然亦不止就貧富上說講學
皆如此天下道理更闊在富

問貧而無詘章曰公只管纏某義理無窮一句子貢問無詘無
驕夫子以為儘可然未若樂與好禮此其淺深高下亦自分
明子貢便說切磋琢磨方是知義理之無窮也直卿云若謂
無詘無驕為如切如琢樂與好禮為如磋如磨則下文告往
知來一句便說不得切磋琢磨兩句說得來也無精采只此
小小文義間要用理會子貢言無驕孔子但云儘可而已未
若樂與好禮子貢便知義理無窮人須就學問上做工夫不
可少有得而遽止詩所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治之已精而
益求其精者其此之謂乎故子曰賜也可與言詩告諸往而
知來告其所已言者謂處貧富之道而知其所未言者謂學
問之功補非也

文振問貧而無詘一章曰貧而無詘言田而無驕比也樂與好禮

若別人便說不足道聖人只云可也蓋可也時便也得了只
是比樂與好禮者分明爭一筆詘者必不能好禮若於詘與
驕中求樂與好禮此如適越北其轅反行求及前人無可至
之理集注中所謂義理無窮者不是詘無詘無驕在樂與好
禮處便是義理無窮自是說切磋琢磨處精而益精爾倪

陶安國問貧而無詘章曰聖門學者工夫確實纔出這步挨去
下學上達如子貢之無詘無驕是它實做到這裏便只見得
這裏聖人知其已是實了得這事方進它一步它方始道上
面更有箇樂與好禮便豁然曉得義理無窮學問不可少得
而遠已也聖門為學工夫皆如此子路衣敝緼袍而不耻孔
子稱其不佞不求它實到此地位但便以此自喜故孔子曰
是道也何足以概它方知道尚有功夫在此正與子貢無詘
無驕一章相似之學者先知得甚高但看實行處全然欠
闕了且如樂與好禮今人皆知道是強得無詘無驕便貧要

說定却不知無語無驕功夫自未實進得却恐從這處做病
六祖程門諸公不能盡聞伊川之說然却據它所聞各做半天
今語錄悉備向上道理知得明皆說得去只是就身分上切
實工夫大欠了每

或問集注云學者固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
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曰固是要進然有第一
步方可進第二步

仲思問樂與好禮曰無語無驕此亦富貴有用功耳樂與好禮
則大不干事至此蓋富亦樂貧亦好禮而言貧樂富好禮者
但且因貧富上而舉其重者耳明道曰貧而樂非富而好禮
不能富而好禮非貧而樂不能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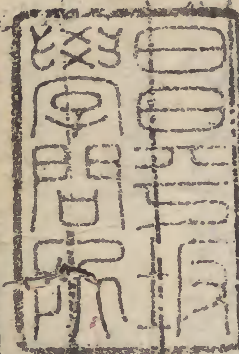
○不患人之不知章
漢臣問患不知人也如何知得他人曰心得道理明自然知
自家不識得道理破如何知得他人賢否時等

以

仁父問此章已知已與知人對說須是先從裏做出知人却
是裏面做出若自家不能知得人便是自家不知得道理
問知人是隆師親友曰小事皆然然學做工夫到知人地位已
甚高可學

問不患人之不知章曰自家德行充於中不待人之知若自
家不知人這箇便是不知道不知則所見不明不能明人之
賢所謂不知言無以知人也知言如說辭知其所蔽淫辭
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道辭知其所窮若能知言他纔開
口自家便知得他心裏事這便是知人平宰相不能知人則
用捨之際不能進賢而退不肖若學者不能知人則處朋友
之際豈能擇才又曰論語上如此言者有三不病人之不已
知病其不能也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聖人之言雖若同
而其意皆別病其不能者言病我有所不能於道求為可知
者當自求可知之實然後人自知之雖然如此亦不是為昭

灼之行以斬人之必知卓
不慮人之不已知慮不知人也今人都倒做了工夫



文淵閣

